歷代兵制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歷代兵制八卷宋陳傅良撰傅良有春秋傳已著錄是書上溯成周鄉遂之法及春秋秦漢唐以來歷代兵制之得失于宋代言之尤詳如太祖躬定軍制親衛殿禁戍守更迭京師府畿內外相維發兵轉餉捕盜之制皆能撮其大旨其總論之中謂祖宗時兵雖少而至精逮咸平後邊境之兵增至六十萬皇祐初兵已一百四十一萬謂之兵而不知戰給漕輓服工役繕河防供寢廟養國馬者皆兵也疲兵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慮十戶而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其兵職衛士之給又

浮費數倍何得而不大感云云其言至爲深切蓋傳良當南宋之時目覩主弱兵驕之害故著爲是書追言致弊之本可謂切于時務

宋陳傅良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周

周制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宅田士田賈田遠郊百里官田賞田牧田牛田郊爲鄉六鄉百里通十爲同爲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萬夫之地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徑路三萬六千井爲六萬四千井六十四萬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爲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爲三十五萬四百夫卒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邱爲乘故曰邱乘積六鄉爲千乘而餘卒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周禮所謂甸即司馬法所謂成也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則成十爲終即周禮二縣加之牛十爲同即周禮四都凡六鄉十同蓋四十都也

特異名乎二百里曰州州爲六遂遂如鄉之法鄭氏云異其名示相變耳遂之軍法如六鄉三百里曰野野爲削削一作梢家邑之田大夫采地四百里曰縣亦曰邦縣縣爲小都小都之田卿采地五百里曰疆疆爲大都大都之田公采地都通爲鄙所謂都鄙爲寰內諸侯治之皆如遂之法鄭氏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六遂之地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畿方千里爲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爲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萬乘卒七十五萬人爲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牧野之師紂兵七十萬億者通畿皆發隨處蒐狩自成什伍案禮惟爲社事單出里民爲田竭作此見蒐狩比屋作兵大司馬遞而征之案大司馬教兵號名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等物有諸侯軍吏都鄉遂郊野之別此見遞征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所謂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籍其大數三家爲十一人司馬法自夫三爲起屋數蓋以此也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之至更勞均佚

不欲窮民之力也遞征之法非偏摘也鄭氏云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偏以人數計之使勞佚遞均也蓋鄉遂以次全軍充調不離部曲

案傳記如周有南國之師晉有九州之戎宋有空澤之甲皆全軍更役在軍之士無非鄉旅相望守助猶之田里家有羨卒隸于師長閭里故不失守備傳紀少康一旅出于一成魯頌僖公千乘賦于百里與公劉三單左氏春秋書社之法皆比屋通數非謂兵之制也魯三郊三遂可六軍而止三軍亦遞征也

古者五侯九伯二伯專征而諸侯皆其四方之事畿兵不輕出也

案詩文王出車我出我車于彼牧矣九牧之地自天子所謂我

來矣幽王大車漸漸之石為東勞西逸而有不遑朝矣之歎更以周禮司馬法參考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小宰掌其戎具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詩常武王命卿士大師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土小宰戒司馬出征也程伯為司馬見史記則畿兵不輕出也在易未濟之象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則雖天子親征亦用諸侯之師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知所至皆成六師劉文公平邱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司馬法論戎車之名周曰元戎先良也則雖王人莅師毋過十乘以為先行宣王復古北伐其制如此平王東遷以王人戍申戍甫揚之水始刺之然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陳蔡衛人二

百四十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唯敗績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見史記世家赧王伐秦尙從天下銳師以知畿兵不用其力常完也豳詩周公東征有四國蓋以師從春秋王人子突救衛不

書師

凡王畿千里車萬乘六軍遞用千乘而寰內諸侯各從其國之制諸侯大國百里車千乘三軍用五百乘春秋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次國七十里車七百乘二軍用三百二十乘小國五十里車五百乘一軍用一百六十五乘率天子用十之一次國大國十之五小國三之一皆足成軍之數唯無侯作帥卿帥之以奉天子諸侯率敎衛以贊元侯伯子男師賦以從諸侯寰內外所以不征同者寰內有遞征入衛之勞各從其國制而寰外共四方之事勞佚適等也

春秋

春秋諸侯見于傳者雖未盡信變更王制略可攷也魯自禽父三軍詩稱公徒三萬舉成數也（實三萬七千五百人）成公元年謀伐齊作邱甲邱各一甲（司馬法四邱出甲士三人邱甲邱各出甲士一人）明年戰于鞍四卿于是乎輿尸以出（前此春秋未有累書帥師者）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蓋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季氏專一軍而孟叔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根牟魯東界商宋也魯西南境衛北鄰也）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

八百乘郲六百乘蓋竭作也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始以夫田爲賦大變邱乘之制民無餘力矣齊威公相管仲參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五家之軌爲五人之伍十軌之里爲五十之小戎四里之連爲四戎之卒十連之鄉爲十卒之旅五鄉一軍公將其一高國各將其一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參周法車增三百乘徒損三萬人吳子云齊威募士五萬未詳蓋如鄉之法五鄙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各一大夫自邑積至于五屬爲四十五萬家卒九家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爲三軍者四長勺之戰桓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蓋其斥地甚大非齊舊封蓋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遞征之卒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略倣周變從輕便當時

地廣參用周畿之制至鄭簡公時公孫舍之公孫僑帥車七百乘伐陳始謁作子產修廬井之法而兵止邱甲其後遂兵賦矣制用甲兵楚吳越秦初無井牧之法楚自武王始爲軍政作荊尸以伐隨戎分二廣而爲三軍鬭伯比曰我將吾三軍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戰左右師潰惟中軍之卒不敗則猶武之舊然而東宮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略見于傳往往非古公子嬰齊爲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創名之康王爲掩始井衍沃牧皐隰賦卒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羮邑賦千乘于是有五帥左氏傳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至平王又始爲舟師吳越不詳見吳王僚伐楚空國而二將夫差伐齊左氏傳哀公十一年蓋可見者四軍其後益強帶甲之士十有三萬黃池之會

三軍皆萬人案國語三將軍三萬人吳越春秋三萬六千人有中校左右軍句踐棲于會稽甲楯五千人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其名不一已見其非古制其再伐吳自將中軍而分左右私卒吳越春秋亦云中分其私爲左右軍安廣之人卒君子六千以爲中陣爲之私卒戰國相幷諸侯斥地益廣而邱乘之法壞田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臨淄之中七萬戶而卒固已二十一萬一家而三兵矣湣王創爲技擊以兼桀宋五千乘之國號稱東帝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然武靈王變胡服滅中山五百里猶三軍也孝成王卒百萬矣趙括長平之敗喪師四十五萬而破燕粟腹兵二十萬李牧敗匈奴亦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五萬人魏自惠王以武卒奮凡武

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至安釐王時秦圍大梁悉此縣勝甲以上為戍士三十萬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燕地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栗腹之敗于趙也二軍六十萬車二千乘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頃襄王失鄢郢北保于陳收東地兵尚十餘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為兵

齊桓晉文始為召募料民之法吳子齊桓募士五五晉文召為前行四五而是晉秦有陷陣楚有組甲被練越有習流君子之軍迨至戰國益尚騎射而技擊武卒銳士胡服白金之習行于中國後世詐力之兵用矣技擊之法得一首而受賜金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銳士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隷五家胡

服以金鐺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武士冠鶡尾之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百金禽將賞百金

秦

秦自襄公始列諸侯有田狩之事而不能遵周禮至春秋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殽之役三帥車三百乘置陷陣吳子秦置陷陣三萬哀公救楚軍五百乘魯定公五年爲戶籍什伍孝公用商鞅初爲轅田孟康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商鞅爰田自在其處不復易居或曰爰田與晉作爰田同案杜預云分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所賞之衆爰轅古通用遂破井田開阡陌以前後漢參考秦法五戶爲伍十戶爲什百戶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郵郵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長長有二卒一爲亭父一爲求盜五亭一鄉鄉有牧三老游徼小于鄉曰聚聚有嗇夫十亭一縣萬戶縣有令丞尉不滿萬戶爲長凡亭間之道南北爲阡東西爲陌司馬貞史記索隱云風俗

通南北爲阡東西爲陌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阡經陌緯東漢光武紀有千秋亭
五成陌而地里志有畢陌陜陌酷吏傳有京兆阡南陽阡蓋
即其地名云曹植詩曰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其制猶存
云唐韻注經三里爲阡玉篇阡通作阡以周百步之畝加之凡二百四十步爲
畝通一易再易不易之數聽民買賣隨力所及不限多寡凡民年二十
三傳音附之疇官疇官田疇之長則給公家徭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
更卒已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已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
得一首賜爵一級爵有十八級後通關內侯列侯二十級一曰公士步卒之有
爵者二曰上造百卒之長三曰簪褭車御四曰不更在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五曰
大夫在車左六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雖非臨戰得乘公車故曰
公乘軍吏之爵最高者九曰五大夫自公士至不更皆士也自大夫至五大夫皆軍吏也十曰左

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庶長三更所將皆庶人更卒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駟車庶長十八曰大庶長自左庶長至大庶長皆卿大夫軍將也少大上造古上上造之士也駟車庶長言乘駟車而為衆長也大庶長大將軍也蓋皆以戰功相君長昭王始有銳士虎賁八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非商鞅之舊矣始皇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置守尉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郡材官之屬罷郡縣兵器聚之咸陽銷為鍾鐻講武之禮罷為角抵自戰國時秦與山東戍卒僅存五百餘萬至是發傜謫衆而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又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先發隨刑次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次治獄吏不直

者次隱宮徒刑者隱宮宦官次以嘗有市籍者次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凡在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謂之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如始皇計盡徵材士五萬人衛咸陽教射禽獸令自賫糧民不聊生而勝廣起矣周章之戲楚兵百萬秦發近縣不及乃放驪山徒奴產子授兵以擊盜及周文破關東盜益起又發關中卒東擊盜而阿房不罷章邯將三歲亡失已十萬數其降楚也坑新安南又二十餘萬人而嶢關下軍將皆賈豎一啗于利沛公入而秦遂亡

商鞅破井田不過斥大疆理以便耕聚亭郵鄉縣猶古遺法然而古人寓兵于農藏用不示是以民習于教而無鬪狠上籍其力下安于義自鞅始明以戰縣爲刑賞以多殺

爲爵級以怯鬬爲役隷使斯民要利于上非戰無繇由是秦人之俗尚武虢棄禮義雖能卒制強盛而楚之釁具矣昭襄之際徵調無度民非商君之舊至始皇混一罷講銷兵意謂士散于天下而利器專于京師可以弭患不知斬木揭竿無非戰具蒼頭厮役往往皆賈勇豪傑也養成戎心困以苛政彼于賞蹈利而無禮義之習何有于秦哉盜遍山東二世不悟方且納趙高之邪計過爲阻深以示強大章邯百萬之師勢在呼吸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進此秦之所以亡也

歷代兵制卷一

歷代兵制卷二

西漢

漢大抵依秦制凡民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每立秋斬牲于郊名曰貙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會饗賜觀以角抵罷遣王尊傳常以季冬或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

按魏書曰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名曰乘之

二歲爲材官騎士材官自秦有之志云秦置材官于郡國高帝常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才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爲樓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年六十五乃免就田又自十五以至五十六出賦八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秦孝

公十四年始為賦漢興算賦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不入人自行其行者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更有三品每一月一更謂之卒更貧者欲得僱更錢次直者出錢僱之月二千謂之踐更繇戍謂之過更也有事以羽檄發材官騎士以備軍旅如高祖十一年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呂后五年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城

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時以盧卿為上郡將軍魏遬為北地將軍周竈為隴西將軍事已則罷京師之兵止南北軍及中尉緹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北軍屬太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寵將帥而北軍分八校尉以中壘領之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中尉為執金吾而置三輔都尉屬焉郎中令為光祿勳而置建章營騎

屬焉後更名羽林騎（選隴西天水安定北地西河上郡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亶期門羽林又取從軍死事者子孫養羽林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元狩間兵革數動士物故者動以萬數民多買復徵發之士益少于是發謫吏次謫民次謫戍次七科謫（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而又多赦罪人亡命弛刑徒者從軍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屬衛將軍尙屯關中至元鼎六年中尉卒始發矣邊兵不贍至出武庫昭帝始元間始募犇命（應劭曰常兵不足權選精勇聞命奔走故曰犇命）及命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師古曰被告劾而逃亡）宣帝神爵間擊羌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以益邊兵蓋北軍亦出矣

唐杜佑通典云兵制可採惟有漢氏重兵悉在京師四邊

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輳居三輔陵邑以爲彊幹弱枝之勢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二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削雖衛霍勳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案漢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佑言命將旋罷是矣又案漢兵郎官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東漢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或曰三百人至東漢不過六百人魏王朗奏漢金吾騎從六百衛尉所領諸宮掖門都候劒戟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雖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所掌考之多至百八十八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于一校大略

可見高祖晚征黥布用留侯計發關內兵合中尉卒三萬人衛太子軍灞上惠帝末年陳平周勃為將相始以呂氏故屯兵滎陽文帝備胡以三軍景帝七國之變太尉周亞夫乘六乘傳出擊吳楚而大將軍竇嬰監軍滎陽皆因軍設屯事已即罷武帝雖置關內都尉領如郡國亦無營壘而佑謂重兵悉在京師非也

漢制雖曰因秦然多近古蓋民有常兵而無常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當是時故將之家亦為給賦（見孝惠元年詔）宰相之子均調戍邊是以繇有復算有減道有更貸則得為君上之恩至于將相廢置惟時或中都公卿或邊郡守尉御史大夫出為護軍（韓安國）不為左遷酒泉太守即命

破羌辛武賢不爲異數而又御軍之法簡肅精明雲中戰士上功幕府差首虜六級賞典輒格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璽書已報輪臺之詔敗亡不掩衛霍行封得喪相除可以槩見其時無有壅蔽誕謾之患若乃賞賚雖或無常廩餼悉皆有量京師將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穀二石六斗有奇東漢亦八日廩米五升見李固傳注云升少故五升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諸侯七國變生倉卒備禦素具南征北攘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

南北軍記云南北軍漢制也古者天子之都必有重兵焉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也上天之象以羽林爲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爲營衛規天摹聖則爪牙之衛詎可一日而

缺諸漢高祖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持三尺糾合義旅發鞮
鍪而汗介冑其勤五載縛嬰斬羽而後天下合為一任罷
之兵佚諸農畝巴渝北貉無勤遠人臥鼓包戈將與天下
安于無事矣然方是時獫狁北張蠻睢南粵竊壤植大強
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虎符與檄召而
後來帝室皇居無武卒騎士以鎮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
窒不軌也此高帝建軍之本意與夫天下形勢惟地與兵
漢始都洛陽從婁敬及張良議卽命車駕西都秦故地左
殽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而襟帶金城千里巋然天府之固
矣南北二軍負城環拱路俶營巡棊羅星布平居無事虎
視眈眈四征不定如火發發而又衛尉藩護金吾徼巡武

庫司兵司馬禁掖章溝虎威晝揮夜呵戎心姦膽戰栗駭落無敢弗率于我天威鎮安四方鞏固萬世兵威地利兩兼得之信乎高祖貽燕子孫規模宏遠也

王莽

莽奪民田爲王田倣古井牧置五威將帥七十二人分鎮天下而命十二將帥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專事北伐又以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塡名都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塡邊郡而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二人又依周官之文分六鄉六尉六校六隊（音遂）鄉一帥尉一大夫郊一州長隊一大夫屬正又內置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將軍至吏士凡七十三萬八千九百人仍賜州牧及縣宰皆兼將軍偏裨校尉之

號又有豬突豨勇銳卒虎牙五威兵竟^音境尉九虎將軍捕盜都尉之屬置輒不罷蓋不可勝數

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凶賓嘉達于天下而軍禮獨載于大司馬法若國有師田之事則縣師始受法于司馬以作民六官亦惟小司馬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觀兵蓋如是自秦以戰馬爲爵卒以自斃而王莽又滋彰焉凡公卿至于守宰皆兼將校之稱一切募兵號爲豬豨徵天下明兵士六十三家數百人以備軍吏所以示民無非逆德凶器顧方疑天下之軋己重弩鐙之禁各虎符之發求以爲安而綠林新市羣盜已起海內豪傑皆殺其牧守自稱將

軍旬月之間遍于天下敗亡之禍速于暴秦可不戒哉
莽兵大抵因漢而紛更其制不一統屬民不堪擾又務自攬
權雖遣將不與兵符必請而後動其伐邊乃欲同時俱出至
久屯者數年常二十餘萬人仰給縣官野有暴骨而京師衛
卒亦三歲不得更代由是民怨益作莽遂大敗
案莽昆陽之戰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
萬人餘在道者千里不絶其他擁衆累數十萬者遍天下
蓋漢自武帝征伐之後數世涵育不見烟火之警迨及始
元之間民戶一千三百二十三萬有奇是以郡國甲士所
在而足及尋邑大敗盡棄山東之衆北軍精兵號九虎者
尚數萬人亦可以見漢家養民強國之制然自莽倣擾于

戈競作至于光武還定郡縣或空置守長中元末年方纔四百二十七萬十餘一二無復曩時之盛矣

東漢

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于黎陽立營領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并胡騎虎賁二校爲五營置北軍中候易中壘以監之領于大將軍光祿勳省戶騎車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賁衛士領于太尉建武六年始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師肄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候吏盡還民伍唯更踐如故九年省關中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案光武久在兵間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書調度一切務從簡寡由是內省營衛之士外罷徼候之職又自西都之季都試武以爲患韓延壽始以試上僭擬不道誅而翟義之反王莽隗囂之劫更始李通之勸光武皆以秋試因勒車騎誅守長號令起事光武懲之遂罷不講自是漢兵法始大變壞善乎應劭論之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啟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兵雷震一切猝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警一旦驅之以卽強敵猶鳩雀捕鷹鸇豚魚曳豺虎是以每戰常負王師不振張角蕩搖八州並發牧守梟列流血成川爾遠徵三邊殊俗之兵忿鷙縱橫多過

長喜事以爲已功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迹其禍敗豈虛乎哉

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遵守前法罷尉省校輒復臨時補置（七年罷長水射聲二校十五年復增屯騎校九年省關都尉十九年復置而邊郡亦往往復置尉）明帝之初以爲野無風塵乃悉罷沿邊屯兵其後北方有變則復置度遼營（明帝永平八年鄭衆言）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和帝永元十四年）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安帝永初四年）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安帝建光元年）其後盜作沿邊緣海稍稍增兵（順帝永建元年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而令扶風漢陽築隴道三百塢（順帝永和元年）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塢（西羌傳）置屯多矣始募死罪繫獄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爲常自後往往五營緹騎虎牙之士迭出征

戌

漢氏畧循周畿之制訖于西京都兵無過一再出自中興郡兵不練而南北二軍交驚于境安順以來竇憲(永元元年)鄧鴻(永元六年)何熙(永初三年)三將以擊劉尚(永元九年)鄧隲(永初元年)任尚朱寵(永初五年)馬賢(永和五年)張僑(永和六年)六七將以討羌而鮮卑之寇(永和二年)南單于之變(永和八年)亦數移屯連年暴露由是王旅無復鎮衛之職而奔命四方之不暇又方募爲陷陣(西羌傳)徼爲積射召爲義從大抵剏立名號皇甫規所爲列屯坐食之兵衆矣卒于中官之誅結援外將故夫漢之禍光武之銷兵爲之也

至安帝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爲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

之選亦衰當是時邊郡守禦之兵不精內郡五衞之備不修見陳忠疏諸羌轉盛二千石守令並無守戰意皆爭從避寇于是徵兵會衆搖動數州增賦借奉費八十餘億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至于順帝始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然而有憚遠役而郡兵始叛矣永和二年

古人調兵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哀荆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魯書費誓追貊以韓詩韓奕平淮以江漢略見于經可考也齊桓東討陳濤唯及江黃北入山戎亦因燕衆蓋猶有節制者自晉文城濮之役以秦師從諸侯力征唯黨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漢氏獨得古意役民以法大帥征師其備胡則上郡隴西北地事越則會稽豫章

擊朝鮮則舉遼東開西南夷則巴蜀移兵赴遠不過一再

自東都兵不能繼然後盜起一方而羽檄被于三邊魏王朗曰一隅馳羽檄則三邊被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民不堪命至于背叛此輿荊揚兗豫四州之卒擊象林萬里之蠻李固所以憤惋也通鑑順帝永和三年

雖改領以步騎五千費用四十四萬億凡一年百八十戰羌寇略定黃巾遂作建寧二年羌平中平元年黃巾張角反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朝廷不能討于是置八關都尉中平元年十三州牧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帝亦自留心戎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于平樂觀躬擐介胄稱無上將軍

三代而上兵權散主有扈之師六事咸在牧野之戰三卿

同出書稱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而常武詩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夫太保相也非南宮毛之使不能專令兵師齊侯將也非太保之命不敢擅興禁旅且以二兵百士而二三大臣參互職掌至于皇父整師尹氏播令程父出征則兵無專主將無重權大略可考是以兵滿天下居然無患迨及叔季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霸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臣專也自後兵多常聚帥多世守文武異途將相爭長吳起與田文論功而廉頗之賢恥居藺卿之下兵之所在權實歸之是以在外則外重在內則內

重漢氏兵制庶幾乎古南北二軍不能兼屬而握兵之臣輒重于時太尉相國列爲三公城門領兵得如五府是故諸呂謀難必先監軍平勃交驩勢不相下孝文入繼大統不俟移日奪絳侯之柄歸代邸之臣蓋忌之也武帝留意邊功增設營校卒置大司馬官尊寵將帥以冠諸軍大臣之權尤偏重于將矣託孤霍光丞相不與而霍光親戚分典兵衛往往諸奴視相府無有也宣帝不堪至赤其族惜乎亦出一切矯枉之計悉易諸屯付之所親子弟權臣稍削而宦官外戚始用矣厥後董賢王鳳代爲元戎以基王莽篡奪之禍光武中興益創前事內省校士外罷郡兵欲以銷患而良法蕩然當時滎陽不過千騎公掾監領超遷

牧守其任不輕自後令出房帷政歸臺閣戚宦迭將更相傾奪然五營畏服中人公卿就戮爲之掃地何進袁紹不勝其忿于是內置園校陽尊黄門外重州牧實召邊將閹豎雖窮而董卓之禍以成義軍四起羣牧爭政漢遂三分由此觀之外內輕重一係于兵三代之制爲不可易矣

歷代兵制卷二

歷代兵制卷三

三國

魏制略如東漢南北軍如故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師又有中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其他雜號無常數初曹公自置武衛營于相府以領軍主之及文帝增置中營于是有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并五校統之京師講武亦如漢唯改乘之曰治兵然訖魏一再講而已文帝延康元年明帝太和元年自納司馬朗之言復令州郡典兵然未置尉蓋太守或刺史兼帥朗為丞相主簿言天下土崩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千條爲長文帝初王朗因請寄軍政于農朗奏云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惰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名實不副雜

以備急或兵既久在而不務勞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當今諸夏已安雖未得偃武戢兵宜因年之大豐寄軍政于農事時方外事吳蜀內興土木未暇也黃初三年特置都督諸州軍事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位太尉上事見曹爽讓司馬懿表而當時宗室諸王藩兵大數纔不過殘老二百人復時時徵調之魏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曹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奏曰臣初受封得兵百五十人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床席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聵者二十三人蓋兵權外聚于州牧內歸于大將軍及太尉司馬懿與大將軍曹爽爭政誅爽而兵柄世在司馬氏于是潛消方面併營以二千已毋丘儉文欽矯詔討司馬師共上表云三方之守一朝缺廢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缺而不補多載器械充聚本營是時天子親兵唯殿中蒼頭黃門是以

高貴鄉公徒手遇禍然司馬師猶憚四征遂以司空召還諸葛誕以奪其兵會誕以叛誅魏祚遂移矣吳蜀兵不詳見蜀置五軍其左右將軍督護一人其中師監護典參軍各一人其前師將軍監護督軍各一人其後督將軍兼一人其將校略如漢而兵有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之別蓋不全用蜀人也是時戶籍士民異號往往充兵之家已非民伍然諸葛治兵之法師十二更下張郃之戰在者八萬去者願留亮卒後士卒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見呂義傳由是蜀兵耗矣吳多舟師營校略異于漢而兵有解煩敢死兩部見胡綜傳車下虎士見甘寧傳丹陽青巾見沈瑩傳交州義士見步騭傳及健兒武射之名非一調度亦最無法大率強者為兵羸者補戶見陸遜傳至有六

百餘家輒皆料取以他郡羸民還補其處見陳表傳然孫權時兵猶不給他役惟春耕秋刈死事江渚而已亮皓以後始以戰士兼充衆役見陸遜傳于是家有五人三人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役州縣民怨叛者成行矣其後悉封子爲十一王王給兵三千而黃門宦官亦開召募陸抗都督欲足兵百萬而守者因循莫肯差赴抗卒以其五子分將而吳遂亡

凡天下戶口纔一百四十餘萬耳曹公案冀州籍自喜得兵三十萬蓋有夫皆兵也赤壁之敗兵八十萬須濡之屯兵四十萬而蜀兵十萬二千吳兵二十三萬通三國之兵僅視有戶之數以供三帝之用斯民蓋已病矣又況三輔流人收入蜀郡劉璋將三輔流人數萬收以爲兵號東州兵事見英雄記江淮商旅募

爲吳卒而魏武制錯役之法分離天下使人役戸各居一方(見晉劉頌奏)其離遜轉徙之患又可勝言哉

八陣圖贊(并序)

夫八陣圖者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之所作也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在魚腹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在高平者自酈道元已言傾圮難識在廣都者壘土爲魁基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百七十二歩其魁百有三十在魚腹者因江爲勢積石憑流前蔽壁門後却卻月縱橫皆八魁間二丈卻月內面九六鱗差廣都舊無聞焉惟見于李膺益州記其言魁行皆八裁舉其半趙抃成都記稱耆老之說以爲江石數魁應

六十四卦則知兩陣二首之意以體乾坤門戶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陣居平地束于門壁營陣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蘊魚腹陣于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爲經九六以爲緯體方八陣形圓却月壁門可以觀營陣之制却月可以識奇正之變故雖長江東注下流湍駛轟雷奔馬不足以擬其勢回山卷石不足以言其怒峩峩八陣實瀨其衝石子如拳灘沙攸積而歷年千數未嘗回撓隱若敵國屹若長城故桓温以爲常山之蛇杜甫偉其江流而石不轉也若夫四頭八尾隅落鉤連隊陣相容觸處爲首則廣都魚腹之圖其法皆八陣也居則修諸宮壘出則備其行陣雖有奇正之變一生于正而已先王寓兵于農而制之以卯井折衝樽俎而舞之以行綴經

國有遂軌之制晝地有遂鄉之法文事武備未列爲二塗民可使知之故顯仁而藏用爾在易先天之象天圓地方八卦相重皆六十四陰陽相錯剛柔相交而天文地理備焉先天之文愚于八陣見之矣八陣之作寧武侯私智自營之乎風后握奇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名明八卦之象也漢法大司馬常以立秋日斬牲祠白帝肆孫吳六十四陣則六十四卦之象中興罷郡國都肄而陣勢浸亡非有王佐之才明于天人之奥則八陣之變化誰能嗣之愚以爲八陣之施非徒教戰而已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興乎非虛言也觀古懷人敬爲賛曰

堂堂八陣法地之經端如置碁維縱與横左右有行後先有

列錯綜相成鉤連互設孰知其首孰測其端直道如繩循之如環八八相乘陣間容陣在翼斯張在前斯奮陣雖形八天七攸存四轅轉隊虛實斯分亦有握奇列于陣後闔闢乾坤混融六九風雲天地體則陰陽熊騎虎旅龍旂鸞章奇正相生方員遞出混沌紛紜杳冥恍惚其闢無方其闔有儀幽若鬼神夫誰知之轅門之設實司啓閉無鍵而闢視之孔易行而為陣居則為營堅重如山能疾而輕我則通途平平坦坦致敵天羅莫知邅返顯允武侯經之營之可衡天漢以作六師君子所為衆人不識曰易勝哉七擒孟獲先王體國邱甲作兵干戚之容萬舞于庭四頭八尾文成井字旁趺斜竅孰知其自易有八卦洪範九章天道昭昭曰惟典常在帝有熊

其臣風后爰作握奇蚩尤是討六十四陣演自孫吳豈其妄作文本河圖三代往矣漢曠都肆誰其興之天啟明智惟此武侯器宏晉樂龍隱隆中雲蒸巴蜀先王遺法尚克輿之漢家餘業豈不成之營頭下墜蒼蒼叵測心服奇才嘆興勍敵廣都之壘雲守儲胥匪石委砂神物攸居甘棠古木尚云無毀此圖之存其何能壞卒然之蛇無頭無尾易彖先天於乎不已

兩晉

晉自文王建國陰謀傾魏置二衛（中衛後衛）三部司馬（前驅由基強弩）以中領軍領之武帝代魏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左衛虎賁羊琇為將軍右衛虎賁趙序為將軍）命中虎賁驍騎游擊別領又置虎賁羽林上騎異力

四部并命爲五督（皆領於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衛左右前後驍騎七軍皆中軍將軍羊祜統之（祜罷改北軍中候永嘉中改中領軍）其後更制殿中典兵以寵陳勰步兵校尉以寵王濬而東宮亦備三率（初置中衛率泰始五年分爲左右衛率各領一軍惠帝愍懷太子在東宮又加前後二衛率成都王穎爲太弟又置中衛率凡五率）將相諸王始給兵衛（義陽王望給兵二千人賈充伐吳給兵萬人騎二千楊駿爲太尉給兵三千騎一千）或由中領出鎮方面亦將本營兵以行（羊祜以衛將軍出齊王攸以侍中出皆給本營兵）遂爲後例凡在權寵必給多者兵三萬騎二千及其罷去親從如故有司徒歸第家兵一千餘者（見王渾傳）方鎮去官送兵千餘家者（見范甯傳）由是空校牙門虛立軍府動以百數（武帝咸寧五年傅咸奏）禁兵外散於四方矣（見干寶傳）淮南死士纔七百人而趙王倫與戰輒敗（見淮南王允傳）其弱

可見惠懷以來諸王交亂迭以國兵代去宿衛永興元年成都王穎以國兵代宿衛悉殺所忌者永嘉三年東海王越以國兵代宿衛悉罷毀中武官名將勁卒咸入私家見東海王越傳永嘉之亂長安戶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宮省無復守衛府寺營署掘塹自守愍帝圍逼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而已見索綝傳江東草創軍容寡弱鎮衛營校有名無兵識者皆議并省溫嶠傳當時雖優賞投刺大興元年熊遠諫貸免僮客大興八年刁協議以充京師騶至臧獲之徒得命守令孝武帝太元四年許榮疏然而實不足用王敦蘇峻之叛每戰輒衂成帝僅得劉超義兵之衆號君子營峻衆一入未及成列而棄甲走矣初武帝深懲魏氏孤立而州鎮太盛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自始封

至于子孫漸減罷蓋欲特強宗盟以爲削弱方州之漸銷鋒刃罷武庫之辭形于賢長之策久矣以吳存未能見華譚傳吳平之後即詔天下刺史悉去州郡兵大都緩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晩乃並遣諸王假之節鉞各統方州軍事太康十年用王佑計都督監軍至于盈千咸寧五年傳咸奏參軍司馬皆得增置由此諸王擅兵動以萬數內相爭攻京師數擾羣盜乃起州縣無備不能擒制見山濤傳當時罷兵惟濤與陶璜以爲不可惠帝之初戍兵四出天下遂大亂矣繼以五代之擾所在牧守弱者棄地強者稱盟民間豪傑亦各推塢主以寇抄爲事而富家大姓多藏戸口以爲私附見劉遐傳京師以羽檄徵天下兵卒無至者于是義兵紛然大者兼爲方鎮小者聚爲塢壁劉沈諸傳元帝南渡依以立國祖

遜北討籍以爲重因而撫之未暇更立往往授以大將軍都督四鎮四征四平之號或兼王者首各自爲將而江東征調不出三吳中流上流專于大鎮宿衛大發毋過三萬每議出討猝取奴兵（自用刁協議後皆以奴爲兵會稽王道子發諸郡奴號曰樂屬移置京師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庾翼發所統六州奴北伐百姓怨嗟何充悉發二州編戶奴士庶嗷然）百姓怨嗟臨戰輒敗是時雖嘗從賀循之議欲嚴分界多亭候番休以備寇然竟無成績（循自元帝時建言）終東晉世惟謝元一戰有功蓋北府兵而已（見劉牢之傳）

案晉武帝之制大抵內彊宿衛領之貴戚外削州牧統于宗藩皆懲魏也未幾宗王橫肆而宿衛散于司府禁衛單虛而州牧轉爲強鎮是以闕門無結草之固晉陽有屢舉

之甲欲強而反弱將削者滋大事不師古急于矯弊崇私廢公而患生于所偏也重以土民調度悉無良法自錯役之制不改魏舊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戍守運漕父南子北咸更不寧見劉頌疏惠帝壬午之詔驅逐倉遽張昌傳大安二年壬午詔書發武勇赴益州號壬午兵人咸不樂而詔書催促所過之境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長躬出駈逐昌遂帥避役者爲亂三王己亥之格爵命猥雜陳頵傳永寧元年三王起義兵制己亥格以權濟難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猥雜金紫佩士卒之身符冊委僕隸之門比及江左方國異制江州之兵或至單丁俱上不得番休王敦敗後從亮三番之制是時民年十六爲全丁十三爲半丁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者或雖上功不與論封見段灼奏或緣一愆謫辱累世見范甯奏夫以相傾之將胥怨之民

上無所統下無所繫人莫之恤而又災寇相仍公私虛乏饑有流殍寒無襦袴斯民將安歸乎由是宗室誘之則爲八王之亂遠方懷之則爲五代之擾方鎭聚之則爲王蘇庾桓之叛自昔禍變至晉滋極職兵之由終晉之世惟陳緫馬隆用諸葛亮古陣遺法略試一二隆以募兵三千克平西涼厥功彌著緫事雖不槩見然徒校標幟兵之一物耳更數大亂京闕圍逼而白虎幡一麾衆皆解甲不鬭麾號數信收功至此孰謂古法之不可施于後世而軍政之果無益于人國也

歷代兵制卷三

歷代兵制卷四

南朝

初晉兵不競惟北府有功方桓元篡竊高祖之興不過一千七百人卒定天下高祖旣代晉亦惟內弱外強故首置五校殿中東宮諸兵（永初元年置五校三將增殿中將軍領員二十八二年置東宮三校尉）而限荊州府置兵不得過二千八二年且以揚州本兵不付道憐（長沙王道憐高祖母弟也）未幾自以享國日淺欲爲貽後之業以荊居上流甲兵半朝廷遺詔諸王遍居之由是崇樹襁褓迭據方岳（裴子野論）而大州率加都督不可詳載文帝元嘉之政最爲可稱置宣武場校獵講武然而亟用其民猜防習將殺檀道濟而使王元謨等北伐再舉再敗邑里蕭條武庫空虛當是時唯荊

州尚完衆卒十萬帝深憂思所以制之

案宋鎭荆州者十有一人唯謝晦朱修之沈攸之三異姓

耳初高祖用宜都王義隆次謝晦文帝元嘉三年晦反誅

次彭城王義康元嘉二十年入相誅次江夏王義恭廢帝

永光六年入相誅次臨川王義慶南譙王義宣武帝孝建

元年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誅次朱修之次臨海王子

頊以應子勛反誅次山陽王休祐次巴陵王休若泰始七

年皆誅次沈攸之反誅又竟陵王誕以南兖州反誅晉安

王子勛桂陽王休範皆以江州反誅海陵王休茂以雍州

反誅義陽王昶以徐州反奔魏建平王景素以南徐反誅

子勲子頊死皆年十一乃更益東宫之兵與羽林相若至

有實甲萬八以為宗室尾大不掉之防立矣不知以一旦議開廢立禍起於父子之閒非獨兇忍亦居勢使然也孝武起義削平內難又謂前日之釁近在東宮藏甲與禁旅競彊也乃增多殿閣衛屯孝建元年初置殿門及上閤門諸屯兵及復置衛尉官案宋雜將軍往往貼為寄祿而掌禁兵則自二衛將軍下有隊主仗主幢主鎧主細仗細鎧主軍主至是有直閤將軍防閤將軍閤主齋帥直寢左右捉刀之類大見寵任而中郎將驍騎諸營又為外兵矣時有中郎將外兵參軍驍騎外兵參軍併省太子營衛省太子步兵翊軍校尉旅賁中郎將冗從僕射左右積弩將軍既而南郡竟陵海陵諸王相繼以反誅又以藩州太重大荆揚別置二州分揚州五郡置東揚州分荆州八郡置郢州鎮王從兵無過六隊而封內官長皆

不臣於封君尋皆刺史守宰須手詔乃興軍且自謂弱主弱臣庶幾略定而晉人上流中流重鎮之意旣掃地於此事歸近習勢輕天下廢帝遇害不出房闥泰始之初晉安傳檄尋陽而徐薛安都冀崔道固青沈文秀益蕭惠開湘何慧文廣袁曇遠梁柳元怙豫殷琰會稽孔覬岷山薛常寶諸州郡響應而起南向之兵凡十餘萬朝廷號令不出百里當是時十萬四出見沈攸之傳宮省危懼吳喜請定東吳僅配羽林三百而殷孝祖以傖楚壯士三千黃回以江西快手八百來赴恃以爲安然則孝建大明之制非徒無益秖以滋禍雖賴建安王及沈攸之悉力勘定然一時軍功當官者衆板不能供使用黃紙明帝晚運益念中外多虞禁旅方藩皆不可恃獨親信近倖至有僕隷皆獲不次

之除捉車人為中郎將馬卒為員外郎馴使左右御刀專主天下事見齊紀紀綱法度蕩然矣世祖二十八子既無孑遺泰始三年誅盡未幾嫌隙日深故亦以有功見疑被誅而晉平巴陵次第鋤殄本根既蹶而蕭道成之釁成矣大抵宋氏之禍無異於晉而又甚焉蓋起於高祖而成於文帝父子兄弟干戈相尋無足論者

案宋調役一如晉舊元嘉以來王宏始議以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七為全丁而何承天備邊之策亦云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計丁課仗蓋稍稍欲裁制矣然文帝銳志中原不暇息民方其一舉悉六州倩甍行而白丁不較輕進易退卒至敗衂當時徐州五軍僅免九百餘可略

見帝猶不已於是盡戶發丁二十七年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再舉再敗邑里蕭然遂致子勛之亂丹陽統內男丁既盡婦女供役逮于大明數年兵禍少弭而孝武不思救時更爲嚴科語士族雜婚皆補將吏避役必斬由此奔竄山林胥爲盜賊子勛之變會不旬日闔境響應蓋有繇然幸會削平而明帝浸驕因欲宣威淮北一敗塗地枕尸六十餘里至是虛置州縣荒民無幾矣重以將由上御士無專統元嘉北伐帝授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將帥趑趄莫敢自決而泰始之師十軍絡繹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沈攸之以爲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無惑乎斯民之至此極也

齊梁陳興亡相及兵無改制蓋晉末兵禍不在敵國而日尋於臣子齊太祖乘釁得位廢諸王屯邸而外斷諸衆募泰始元年以來內外多虞將帥各募部曲李安民以爲非淮南常備外餘軍悉可罷遣乃詔曰設募取兵縣賞購士蓋皆權宜自今可斷衆募因欲撿括民居稍立符伍以王儉諫乃止更定戶籍雖有其意無其法先是民苦兵役或託死稱疾以避之簿籍無考虞玩之議更撿定而呂文度行之過甚凡上籍被卻者充遠戍逃亡益多賊唐寓之由此起奔之者三萬衆永明以來凡上所寵昵即付師旅蓋世祖任外監呂文度則領軍但守虛位東昏信置閣徐世標則都督實不領兵崔慧景甚者御刀應敕茹法珍之徒用事謂之八要誅鋤舊臣諸將危不自安皆爲逆黨王敬則陳顯達相繼以懼誅叛永元之後蕩然弛備閱武故場鞠爲苑囿東昏以閱武場爲芳樂苑百姓歌曰閱武場種楊柳玩習兵火昬淫肆虐於是梁武帝假起義之師潛謀

代齊然志事征伐慨拓境宇州郡雖多戶口日耗而又調民止於徐揚二州三丁取兩自徐州南據於蕭勃惟荊益所部尚完旣而元帝棄益於西（以武陵王紀事）湘巴兼失荊揚號令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陳祖因而取之蓋兵力單微也比于高宗江州守長亦僅羈縻不應徵發鎮將屯討恐仰禁兵於是大增六騎游擊（大建六年）衆建雲旗義士（七年）而舟師果修所向奏捷然瘡痍未復輒謀彭汴淸口之殲將士三萬由是江右尋亡南師不競閱武於大壯之觀陳於元武之湖雖曰步騎十萬樓艦五百僅足緣江防守臺內空虛矣後主荒怠責軍人之征以修宮室（舊制軍人無關市之征至是倍責之）奪故將之兵以配文吏（時孔範用事於帝前誹謗諸將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故章華上書曰老臣）

宿將棄之草莽至禎明末徵兵吳會而邊鎮遂虛施文慶赴江州配兵二千京師戒嚴則恐廢其述職哀弱之積殆此極矣隋師大至江中無一鬬船自謂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曾不爲備賦詩飲酒不罷隋師至而陳亡

歷代兵制卷四終

歷代兵制卷五

北朝

漢光武始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遂訖東都代有羌患董卓之亂汾晉騷然延及劉漢石趙符秦羣雄並擾至於拓拔魏宇文周盛矣天厭禍亂及魏稍復周更兵制馴至隋唐庶幾於古雖劉石之禍固不足書然將有其末不可不錄其本至於得失興亡亦可以爲世鑑

劉淵匈奴冒頓之帥五部者也晉氏弛馭將發其兵遂歸稱號劉聰入洛陽始盜華江建營衛凡有十六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爲之）而列置單于左右輔以主之夷夏分將此其始也旣倚重夷落則中軍宿衛皆疲老不足用故石虎俘漢遺卒惟氐羌三

千餘人悉送襄國而坑戮其餘蓋以漢兵無用云石勒初以單騎歸劉淵卒代漢稱趙亦以禁兵配世子五十四營悉配世子餘兵委諸將別以衣冠人物號君子營冠鉅鹿常山集衣冠人物石虎暴亂重徭晉人以厭當氣者之說既而東宮衛士皆謫涼州世子宣殺其弟韜趙王虎誅之謫其衛士十餘萬人戍涼州謫卒梁犢等至謀作亂京邑居守往往特耆儁之士姚弋仲謂石遵京師宿衛空虛及入者儁之士踰城而迎之於是冉閔厚撫禁旅以傾石鑒閔既都督總中外兵權乃撫循殿中壯士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鑒亦私結邊兵以圖閔鑒使將軍孫伏都等結邊兵三千以誅閔閔既克鑒乃募召人誅邊兵死者一十餘萬北部衰矣然交錯殺掠中原始無更生者慕容又以鮮卑乘之併趙為燕當時中州喪亂坑卒子孫孤煢孑立十室九然常偉誅慕容儁而雋徵發繁擾戶留一丁民不堪命自恪死

垂奔將三十萬衆衆實樵鬻水責以殖貨貴戚廕戶戰士絕廩秦師來伐莫有鬬志遂至覆敗符堅之興王猛傖人稍爲有法聽符融之言遷羌部之內附郤衛辰之獻歸邊民之遠徙四禁二衛悉令就學十丁一兵始有羨夫當時未之有也案劉曜河上之役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自以爲畏威而來者居三之二其調民可見石虎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凡士五八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不辦者腰斬又括民馬四萬餘匹敢匿者斬百姓窮窘鬻妻子以供軍須猶不能給蓋合鄴中舊兵常五十餘萬州郡造甲者稱是船夫十有七萬不與焉西魏之興邊兵略盡然有戎卒三十餘萬石氏殆不能過燕欲經營秦晉精覈隱漏戶留一

丁餘悉發爲兵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雖以劉貴極爲陳說復用三五然秦師之入拒兵四十餘萬視魏人爲多焉後燕略有齊岱步兵二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卒是以觀諸邊之兵大抵空國而作敗亡之禍特不相遠王猛用秦而十丁一兵之制猶見忠厚王通以爲有靜中原之功豈不信然惜乎堅之驟戰亡也

然滅燕之日鮮卑四萬餘戶納之長安而又處烏桓於馮翊徙丁零於澠池關右編戶大抵殊類而遠配氐種散居方鎭蓋已爲分翦離析之漸矣旣而國强氣盛略計士卒九十餘萬騎遂謀江南自謂投鞭足斷江流發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鼓行而東爲慕容垂所誤敗於謝元五年之衆全闘之

地復爲燕有矣後燕參合之敗積骸如山滹沱之役士卒十萬寸刃不返殘民以逞失律滋甚凉夏而下抑無譏焉至於利鹿南凉牽意改作耕戰之民始判然離矣崛强一方遺患萬世利鹿孤自以爲抗衡中夏建都立邑難以避患於是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弱則乘之強則避之蓋居者專耕出者專戰自此始矣厥後高歡入魏每令軍士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何爲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爲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爲疾之夫惟兵農之不相入則其患至於相令且相疾也先王之法其爲慮患詳矣哉比及魏氏山東雜夷始徙代北江淮諸蠻

滿伊闕之南矣尋任崔浩關掌軍國伐夏之役爰有前驅後繼之目其討柔然分道並出冬列什伍將帥粗有紀號然而征卒南侵士馬亡失過半初未有以寬民力也自闔門之謫除於崔挺（初制一人逃亡合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上書諫太和二十年除其制）三長之制立於李沖（太和十年）魏無鄉黨之制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一戶（案韓詵疏百姓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蓋當時通然也）李沖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強謹者爲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旣而疎調省費上下安之至孝靜興和二年臨淮王孝友表曰今制百家爲族二十五家爲閭五家爲比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狠多復有蠶食京師諸

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缺而況外州乎諸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每閭止爲二比計族省十一丁事下尚書寢不行屯田興於薛虎子而戍兵資絹自隨之困省太和五年初州鎮戍兵資絹自隨薛虎子上表以爲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未及代下不免飢寒公私損費宜置屯田世業定於李安世而豪强蔭附逃役之弊均初民多蔭附蔭附者無官役李安世議均田由是均給天下之田皆爲世業終身不易定都中洛增減宿衛十九年選武勇之士十五萬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衛分建六鎮優復府戶初魏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據廣陽王深疏及魏蘭根說李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强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號爲府戶役同廝養既遷洛陽後往往邊任始重置官頗衆源懷所謂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者

也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斷養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伍本鎭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邊任一輕惟孱弱凡材乃出爲鎭將專事聚斂邊人無不切齒永平之後見法浸壞外則鎭將選舉官不擇人任城王澄以北邊鎭將選舉彌輕奏重其選袁翻亦以爲緣邊州郡官不擇人惟論資級或置貪污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皆無防寇之心惟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羸弱之卒苦役百端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綿冬歷夏死什七八內則勳書竊階至數百盧同撿括冒軍者三百餘人而又痛施排抑武人選格不預清流張仲瑀上封事言銓削選格排養武人不使預清流邊方子弟悉同斷養由是羽林虎賁屠害省郎仲瑀兄始均沃

野鎮民執戮長帥于景朝廷不能討爲之還選以撫之改州以悅之蓋識者知魏之將亂高歡始傾財結客矣當時六鎮俱歿羣盜充斥貴寵子弟銜杯躍馬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銳氣頓盡羸弱當寇强壯衛身路思令疏由是河洛淪爲戰地矣齊氏初基不用周禮百保鮮卑自樹種落顧以華人簡備邊要別内外之領二曹以唐邕典外兵曹白建典内兵曹雖厥後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此法之行齊亂已兆後主之際政以賄成一時領軍二十人無謂甚矣宇文泰相魏輔以蘇綽經濟之略於軍尤詳六軍百府始倣周典而稍還兵農不分之舊文帝大統八年初置六軍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糒六家供之合爲百府

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督中外諸軍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蓋至是而廣州山南北山皆勁兵矣克齊之後并相各置六府而東北別爲七總管自隸戶有還奴虜有免隱丁有誅府兵有復丁以十二取役以一月代糧畜以家備民力日以裕矣惜乎自太祖爭政志移魏室六卿分命冢宰專兵旣以此始無以貽後初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宇文護處分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武帝患之密謀誅護其後楊堅秉政都督諸軍勢傾中外卒以篡周

隋

隋高祖繼周統其兵制大抵仍周齊府兵之舊而特加潤飾焉自今考之其十二衛之制則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侯衛各分左右而置將軍以統諸府之兵故當時之兵互相統攝而權不分諸府之兵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團主之屬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之軍折衝果毅之軍雖增易不常（唐兵制云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而要其大槩則周家井田之遺制也故隋之兵威視南北之國為尤強是以征伐四克而成一統之業皆府兵之政也

案魏周齊之世已行租調之法而府兵之制由是而始基（通鑑陳紀齊顯祖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周魏見前）加以字

文泰之賢專意法古當時兵制增損尤詳然亦未易遽成也故其制雖始於周齊而其效則漸見於隋彰灼於唐以此知先王之制其廢既久則復之必以漸歟

隋取江南之役凡總管兵合五十一萬八千而散之於要害之地凡八所或出於六合（晉王廣）或出於襄陽（秦王俊）或出於永安（清河公楊素）以至江陵（劉仁恩）蘄春（王世積）廬州（韓擒虎）廣陵（賀若弼）東海（燕榮）皆列兵分戍旌旗舟楫亘數千里然其節度則總之晉王其元帥則歸之高熲各相統攝焉此高祖御兵之意亦有所寓也故擒叔寶取金陵不啻如振槁之易自煬帝不綱府兵之制不講至伐高麗之役四方兵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是以遠近騷動士卒死亡耕稼失時田疇荒

無加之饑饉穀價踴貴輓運勞弊大業七年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嶮遠不足以充餱糧至鎮無可輪皆懼罪亡命而遼東浪死之歌作矣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歸之隋遂以亡

案煬帝大業八年兵集平壤驅督煩擾所取之兵皆非府衛之制故其間老癃羸弱殆居其半而訓練之制寂焉不聞況繫而置之堅城之下乎遂使堂堂之衆盡沒遼東煬帝凡九軍度遼及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資儲器城巨萬計失之蕩盡狼狽面歸而黎陽江都之盜已熾矣

歷代兵制卷五

歷代兵制卷六

唐

唐高祖初興兵事屬之於子高祖起太原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太宗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庶事草創兵制未暇講及天下略定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府統之分關中爲十二道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雖稍有更易武德三年更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元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豳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復十二軍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勸課農桑然每更而輒善迨太宗貞觀初而其制遂一定焉

案唐之兵制雖因隋舊而與隋亦異貞觀又與武德大異隋制每府有郎將副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始皆隸於十二衛之將軍惟驃騎車騎二府各自有將軍其後以將軍爲郎將而別置折衝果毅高祖之興有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關中驃騎車騎鎮之析關中之道爲十二未幾改爲十道並置府焉凡六百三十四而又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每府各置之而皆隸於諸衛謂之諸衛折衝府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十帥凡府三等兵一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士以三百人爲團五十人爲隊十人爲火備駱駝驢馬甲冑器械戎器米麥藏之庫有所征行則視

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者惟給弓刀而已凡民年二十而爲兵六十而免故兵制至此益善比之於隋則大備矣武德三年初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隸焉皆取天星爲名以車騎府統之每軍將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爲之督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強所向無敵貞觀更置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中二百六十一皆隸折衝及東宮十帥其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而番上者又有驃騎豹騎熊騎渠羽射聲佽飛之名

案唐本制置府六百三十四關內二百六十一蘇勉會要府六百三十四關內二百六十一通鑑從此數而陸贄奏議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殆五百杜牧罪言外開果毅

折衝府五百七十四通典折衝府五百九十三鎮二百戍三百九十三此其數之不同也

唐府兵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為十二番於是諸衛將軍受其名簿而配以職焉夫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隸於諸衛乃內任官也故官制係之於諸衛之後不與外官同

案兵志述唐制之美曰府兵之制居無事則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上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也自井田不復兵制之善莫出

於此惜乎後人之不能遵也

三衛五府之制親衞之府一勳衞之府二翊衞之府二此三衞五府也武德貞觀世重資廕二品三品子補親衞三品孫四品子補勳衞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子補翊衞每月番上宿衞內府及城門其後入官路艱三衞非權勢子弟輒退番柱國子有白首不得進者流外雖鄙不數年給廩祿故三衞益賤人罕趨之

案通鑑唐之募置彍騎府兵日益隳壞死及逃亡者有不復點補其駱駝馬牛器械糗糧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衞者謂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衞者其後本衞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八羞之至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所苦

利其死而沒其財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恥爲之夫豈立法之初有不善也其節目次第非可預爲之圖亦在夫繼之者有以維持而潤色也高亢之君何足以知之

唐有南北衙南衙諸衛兵也北衙禁軍也南衙領於金吾北衙統于羽林李揆曰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伺察也北衙之制其後雖增易不常名號不一然皆天子宿衛之兵說見後而南衙之制布之中外綱維統攝實爲盡善其發府兵皆下符契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校尉位習戰陣之儀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

其人每歲季冬折衝都衛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矟幡展分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爲隊二通偃旗矟解幡三通旗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起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隊少却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矟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

案唐之兵制與漢之兵制大抵略同唐有南北衙之制漢則有南北軍之制唐之南衙領於金吾北衙領於羽林而漢則羽林爲南金吾爲北耳唐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馬朝廷徵發下敕書魚契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漢則有銅虎符之制矣唐每歲孟冬習戰陣之儀漢則亦以每歲八月都試唐惟折衝都尉自教而漢都試之日則郡縣之官盡會也唐以民兵隸折衝府府置折衝果毅長史校

尉漢之都尉則唐之折衝漢之副尉則唐之果毅也漢之丞相則唐之長史也唐有越騎步兵驃騎豹騎熊騎渠羽射聲佽飛之名而漢則有輕車騎士材官樓船之別唐府兵宿衛以近給番漢之爲材官者亦爲衛士統於衛尉故與唐類唐之給番雖在千里外者亦不免而漢之淮南地遠類千里吏民往來徭役長安道者甚苦賈誼嘗言之矣是欲遠近均一終恐病民也唐之府兵居關中者多說者以爲固本以漢地里志攷之天下郡國凡百有三置都尉者九十三輔若山西之五原纔五郡耳唐之親衛勲衛皆以品官子弟爲之漢之期門羽林亦宿衛也而以良家子弟爲之此其所以同也然其所異者唐置十六衛各有上

將軍大將軍將軍其屬若郎將長史之類尤多漢則光祿勳衛尉二卿爾其屬吏亦少漢有樓船之制而唐不講然觀荆湘兼統水陸河間元王孝恭傳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進王趙郡以信州爲夔州乃大治舟艦肄水戰俄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柰何孝恭曰銑瀕江鎮戍見艫舳蔽江下必謂銑敗不即進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亦必有法矣而兵制不述惜哉

東宮有五率府各有左右共十率府左右衛左右司禦左右清道左右監門左右内率府每府有率有副猶天子之十六衛也親衛府以三品五品子補勳衛府以四品孫五品子補翊衛府以勳官二品散官五品子補猶天子之五府三衛也其番上宿衛之制略同折衝亦有番上於東宮者如所謂外

府旅賁外府直盪之類是也

案唐東宮有十率府而折衝亦皆隸焉則太子主兵矣太子不宜有兵古制也春秋之際惟楚有東宮卒僖公二十八年其後太子商臣卒以宮甲弒成王故漢皇太子並無兵官惟有中盾主周衛徼道衛卒主門衛而已則唐制非古也唐初秦王諸王各有左右護軍府左右帳內府左右親事府皆有護軍統軍之官其後此制廢止有親事府帳內府各有典軍而漢諸侯王則置中尉以掌其兵不得擅發若淮南濟北之稱兵叛逆蓋封建之弊也

高宗以後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時衛士稍稍亡匿至開元間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取京兆蒲

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明年更號曰彍騎入隷十二衛爲六番每衛萬人而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遷士人皆恥爲之而府兵益廢彍騎之制皆擇下丁白丁宗丁品子強壯之民而爲四籍又別爲番頭羽林飛騎之目其初亦足以羈弭外患自天寶後其法浸以廢弛士失拊循往往流散而折衝諸府至無兵可校六軍諸衛皆市人祿山反不能受甲矣

案開元十年沿邊戍兵六十餘萬張說以時無強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隷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十一年命尚書蕭嵩與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分衛

十二衞而爲六番十三年更命曰彍騎天寶之後復稍變廢應募者皆市井無賴未嘗習兵承平日久議者謂兵可稍減是時民間挾兵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而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益無武備祿山漸窺中國禍心一萌陷河朔二十四郡若入無人之境唐祚之不絕者如縷苟非天命不替詎能振中興之業乎

夫所謂方鎭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鎭而總之曰道故通天下十二道爲軍八十爲守捉六十有七爲城三十有八爲鎭三十有九自武德至天寶以前守之不易其軍城鎭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

在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至景雲初而節度使之名興矣高宗永徽已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是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開元之際府兵之制既壞迨天寶而彍騎之制又壞天子所恃節度方鎮之兵而安祿山正以范陽道節度使反天子之兵弱不能抗而諸鎮之兵共起誅之當時號九節度使之師大盜既滅武夫戰卒有功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將驕兵悍天子無以制而卒以基亂

案唐杜佑云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元婁師德劉審禮皆以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兵無久鎮此李唐之初所以上無叛將下

無叛兵者職此之由也自彍騎之制壞天子倚方鎮之兵
方鎮強天子弱矣祿山叛逆遽陷兩京肅宗即位靈武而
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
起肅宗命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旣滅以功起
行陣列爲侯王者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
則逐帥帥彊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
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於朝天子顧力
不能制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
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反爲和解之始時爲朝廷患
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
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

門昭宗用崔允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向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荊湖閩廣西則巴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而唐遂亡史臣謂措置之勢使然寧不信歟

唐之北衙諸軍者禁軍也高祖定天下以太原初起之兵三萬人留宿衛號元從禁軍後謂之父子軍高祖以義兵起太原以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曰百騎又擇有材勇者置北衙七營太宗貞觀初擇善射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至十二年更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及

高宗龍朔初更置左右羽林軍（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杖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杖）而禁軍日益盛矣至於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改千騎曰萬騎元宗改萬騎曰左右龍虎軍（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虎軍皆用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而印臂之法遂行於開元之初（元宗開元十二年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迨天寶末禁軍寖耗入蜀之役從者纔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至德二載始置左右神武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至德二年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帶品者同四軍）又擇便騎射生手千人（至德初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逮代宗以射生軍清內難而寶應之名立矣（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內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以後吐蕃屢

入寇天子不能自立而陝州神策之軍遂爲禁軍之首上元中以
衛伯玉爲神策節度使鎮陝州初哥舒翰破土蕃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千人
赴難伯玉與魚朝恩皆屯於陝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土蕃幸陝朝恩
舉在陝兵迎扈悉號神策軍及京師平朝恩遂以兵歸禁中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
遂爲天子禁軍非他軍比然而朝恩貪肆無極自鳳翔京兆扶風等郡皆
屬其節度大歷四年朝恩請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游普潤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
卒之軍政不立逮建中之初神策耗散略盡白志貞遂補之
以市人一旦涇原叛卒一呼而天子無從衛之兵建中四年下詔募兵
以白志貞爲使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叛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非李晟持軍
赴難則唐事去矣德宗出奔李晟與其軍入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
軍遂振自後雖更易不常其權大率歸之閹寺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

右神策軍特置監勾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左右龍武軍加將軍一員以待諸道大將軍有功者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德宗興元十二年竇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霍仙鳴爲右神策護軍中尉張尚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由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

順宗即位王叔文雖欲收神策兵權而事卒不克 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 至昭宗以藩臣跋扈而有宗室典禁兵之謀可謂良策矣特嗣覃諸王雖迭居閫外之寄皆不足以支難 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鐬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譚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李

相韋昭度李磎乃去太原驚於朱温可不戒夫

歷代兵制卷七

五代

梁祖以宛朐羣盜之黨而附黃巢爲盜後歸命於王重榮遂秉旄宣武巢陷京師以朱温爲東南面行營先鋒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賊勢日蹙温乃就王重榮以降天子賜名全忠拜宣武軍節度使己而挾聽命之唐鞭管天下卒收神器其用兵嗜殺且言天怒我殺人少而殺降卒三千太祖攻朱瑾賀瓌馳救擊敗之降其卒三千是日大風揚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耶盡殺降卒李存孝出兵窺山東三州赤地數千里而不相救孟方立以邢洺磁三州自爲昭義軍晉數遣李存孝出兵以窺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於梁梁方東事兗鄆不能救也然精於兵算遣將受略五日而下山東三州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地山東五日而下三州洺州邢州磁州置銀槍效節軍太祖與晉戰河北乃以揚師厚爲招討使悉領梁之

勁兵矜倨難制復置銀槍效節軍置落鴈都梁攻兗鄆鄆州朱瑾募驍勇黥雙手號燕子都太祖勇士數百人號落鴈都又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帳前號廳子都干戈日尋負大惡逆民心攜二弱子與莊宗爲敵此所以亡也

案梁起於盜賊値時之亂擾竊神器幸以有成當是之時環境之外皆其至讎劬敵李克用居河東與之鏖戰蓋三十餘年李茂貞居鳳翔被圍經歲而不得食朱瑾以勁騎奔淮南楊行密據強兵王吳王鎔王趙羅紹威王魏劉仁恭王燕王師範節度青州使合謀并力連山東之卒以擊其東率關隴之衆以攻其西吳以江淮荆襄之兵挫其南趙以燕上之騎奪其北四面并合爲梁者蓋束手就虜耳雖僅免於身而失之於子矣

唐李克用以沙陀唐德宗時有朱耶盡忠者居於北庭之金滿州其子執宜歸唐號沙陀軍執宜子國昌國昌子克用因黃巢之亂有功於王室巢陷京師中和二年克用以步兵萬七千來赴敗巢橫屍三十里京師平克用功第一至張濬之戰殺戮酷矣大順元年朱全忠及宰相張濬等請討克用戰于陰地濬軍三戰三敗克用掠至河中赤地千里天復初爲梁所困鋒銳亦衰僅保一隅比莊宗嗣位當時之兵楊行密號黑雲都楊行密據廬州收兵數千以皁衣蒙身號黑雲都劉仁恭號定霸都梁攻滄州劉仁恭調其境內凡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文其面曰定霸都而麾下諸將皆老於行陣與武皇齊駕並驅之人莊宗皆能養之以恩折之以氣遂服其心從定山東取漁陽兼魏博置帳前銀槍都楊師厚卒梁以魏博兵強欲分爲兩鎭魏兵不願縱火大掠效節軍校張彥逼賀德倫求援於晉晉王軍於臨淸張彥選效節銀槍軍五百人自衛謁晉王王以其陵脅主帥誅之卽以其卒爲帳前銀槍都然楊劉短兵之戰不其危乎王彥章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

莊宗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遣繼岌伐蜀凡七十五日蜀王衍降兵不血刃誠用兵之最易也棄鄆之舉非郭崇韜幾失之從鄆入汴八日而滅梁焉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諸將皆曰不若棄鄆與梁西取黎陽以河爲界莊宗問崇韜對曰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矣此天亡之時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夜度楊劉從鄆入襲汴八日而滅梁明宗以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進擊萬從周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以肥戰馬瘠吾人爲愧明宗問范延光馬數幾何對曰三萬五千明宗嘆曰太祖在太原時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三萬五千馬多奈何延光曰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五千匹馬十五萬人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吾所愧也而敗契丹殺戍軍之暴何其甚耶定州王都反晏球爲招討使契丹遣托諾將萬騎救都晏球敗之橫屍棄甲六十餘里明宗遣烏震往代房知温知温誘殺之軍亂温又以騎兵盡殺亂者明宗詔悉誅其家屬魏州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爲之變也

案歐陽公史論云朱邪部族之號耳沙陀者大磧也至蓋忠孫始賜姓李氏後代遂以沙陀爲貴然克用以朱邪之裔奄踐汾晉莊宗襲位與梁對壘河上卒之朱氏失國旣登大位日與羣伶俳戲劉后喜聚斂而飢其師郭崇韜以勲舊見戮曾未三年遽取顛覆清泰間呂琦言石敬瑭必以契丹爲援卒立晉者契丹也使帝能從其言亦可以紓禍惜其莫之能用纔十年而易四姓禍亂極矣

晉高祖初隷明宗帳下號左射軍廢帝立徙鎮天平而不受命求援契丹以竊帝位天福元年徙鎮天平敬瑭不受命謂其屬曰先帝授吾太原使老焉今無故而易疑我反也太原地險而粟多吾當內檄諸鎮外求援於契丹桑維翰劉智遠等以爲然乃上表論廢帝遣張敬達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約爲父子契丹將兵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與唐兵戰大敗之十一月立敬瑭爲晉皇帝

安重榮反爲偃月陣以杜重威擊破之安重榮反杜重威遂戰於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欲少却以伺之王重胤曰兩軍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中軍重榮大敗出帝籍民爲武定軍與契丹絕盟雖連戰敗之及梁漢璋王淸繼以敗績而晉卒滅

案石敬瑭父臬捩雞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明宗妻之以女及地勢重猜貳既生乘隙而奮求援契丹自非邪律德光之師不足以亡唐立晉然彼雖有德於我其遂可無以弭其後患耶豎再傳而爲其所滅桑維翰輩可謂失謀矣

漢祖乘契丹蹂踐之餘神器未有所歸視天下無復英雄乃建大號以應之天下亦帖然莫或與之爭及幼小嗣立強臣

奪而取之勢使然也況五代之君臣乎

周祖之討李守貞也居軍中褒衣博帶至河中立三柵以自持重自柵其城西常思柵其城南白文珂柵其河西調五縣丁三萬築壘以護三柵守貞數出兵擊壞輒補之守貞每出必有以失兵食俱盡周祖四面攻之守貞與妻子自焚死及守貞之死趙思綰王景崇繼降挾不賞之功乘危而發雖履大位而宗族先戮矣世宗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乃興禮樂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於五代之君亦可爲賢矣遭聖人之興天命有歸不能自立乾旋坤轉否極泰來亦自然之數歟

案歐陽公史論云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顯德二年克秦成階鳳四州平淮右五年克淮南十四州復三關益津關瓦橋關游口關震懾夷夏英

武之材可謂雄傑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史家猶譏其輕
社稷之重殊不知料強弱較彼我而乘遼律之殆得不可
先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然則世宗亦賢主也

歷代兵制卷七

歷代兵制卷八

宋

竊聞祖宗兵制之善者蓋能深鑒唐末五代之弊也唐自盜起山陵藩鎮竊據外抗王命內擅一方其末流至朱溫以編戶殘寇挾宣武王師睥睨王室必俟天子禁衛神策之兵屠戮俱盡劫遷洛陽乃可得志如李克用王建楊行密非不忠義徒以遐方孤鎮同盟欲救王室皆悲咤憤懣坐視兇逆終不能出一兵內衞昭宗親兵既盡朱溫羽翼已就行密輩崎嶇於一邦初務養練不能遠戍此內外俱輕盜臣得志之患也後唐莊宗萃名將握精兵父子轉戰二十餘年僅能滅梁恃功而驕兵制不立弗知內外之患一夫奮呼內外瓦解故

李嗣源退將養痾私第起提大兵與趙在禮合於耳陵返用
莊宗直擣大梁之術徑襲洛陽乘內輕外重之勢數日而濟
大事其後耳陵卒恃功狂肆邀求無窮至一軍盡誅血膏原
野而明宗爲治少定如李從珂劉智遠郭威皆提本鎮之兵
直入中原而內外拱手聽命者循用莊宗明宗之意也周世
宗知其弊始募壯士於帳下立親衛之兵爲腹心肘腋之用
未及期年兵威大振敗澤潞取淮南內外兼濟莫之能禦當
是時藝祖皇帝歷試諸艱親總戎旅逮應天順人歷數有歸
則躬定軍制紀律詳盡其軍制親衛殿禁之名其營立龍虎
日月之號功臣勳爵優視公卿官至檢校僕射臺憲之長封
父祖蔭妻子榮名崇品悉以與之郊祀赦宥先務贍軍饗士

金幣絹錢無所愛惜然令以威駕峻其等為一階一級之法
動如行師俾各服其長待之盡善矣為更戍法便更出迭入
無顧戀家室之意殊方異邦不能萌其非心僅及三年已復
更戍為轉員之制定其功賞超轉資給以彼易此不使上下
人情習熟又其下稟稟每有事親之俱樞府大臣侍便殿事
主簿員外三日畢事命出之後一日遷徙不得少留此祖宗
制兵垂法作則大指也器甲堅良日課其藝而怠惰無矣選
其教首嚴其軍號精其服飾而驍銳出矣中都二方制造兵
器旬一進視為之旬課歲輸所造於五庫故器械精勤盈物
充積前世所不逮至纖至悉舉自宸斷臣下奉行惟恐不及
其最大者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鎮大臣一日而列於環衛皆

備伏駭汗聽命不暇更用侍從館殿郎官拾遺補闕代爲守臣銷累朝跋扈偃蹇之患於呼吸俄頃之際每召藩臣朝令夕至破百年難制之弊使民享安泰於無窮者蓋宸心已定利害素分剛斷必行故也其定荆湖取巴蜀浮二廣平江南者前後精兵不過二十餘萬京師屯十萬足以制外變外郡屯十萬足以制内患京師天下無内外之患者此也京城之内有親衛諸兵而京城之外諸營列峙相望此京城内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營雲屯數十萬衆其將副視三路者以虞京城與天下之兵此府畿内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之兵皆内外相制也以勇悍忠實之臣分控西北邊孔道何繼筠守滄景李漢超守關南以備北藩郭進在邢州以禦太原

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通遠軍以遏西戎傾心委入讒謗
弗入來朝必升殿賜坐對御飲食錫賚殊渥事事精豐使邊
境無事得以盡力削平東南僭僞諸國者此也州郡節察防
團刺史雖召居京師謂之遥授至於一郡則盡行軍制守臣
通判名銜必帶軍州其佐曰僉書軍事及節度觀察軍事惟
帑庫獨推曰軍資庫蓋稅賦本以贍軍著其實於一州官吏
與帑庫者使知一州必以兵爲重咸知所先也置轉運使於
逐路專一飛輓芻糧餉軍爲職不務科斂不抑兼并曰富室
連我阡陌爲國守財耳緩急盜賊竊發邊境擾動兼并之財
樂於輸納皆我之物所以賦稅不增元無愁嘆之聲兵卒
營於州郡民庶安於田閭外之租賦足以贍軍內之甲兵足

以衛民城郭與村鄉相資無內外之患者此也一州錢解之出入士卒之役使盡委二郡者當其事一兵之寡一米之微守臣不得獨預其防微杜漸深矣出銅虎符以發兵驗其機括不得擅興以革僞冒節度觀察州三印節度印隨本使所在闕則納於有司觀察使印則長吏用之州印則晝付錄事掌用至暮歸於長吏凡節度使在鎮兵杖田賦之屬則屬官用本使印簽狀焉故命帥必曰某軍節度某州軍管內觀察等使某州刺史必具此三者言軍則專制兵旅言管內則總察風俗言刺史則治其州軍此祖宗損益唐制軍民之務職分之守俾得各歸其屯逐縣置尉捕盜賊濟以縣巡檢之兵不足則會合數州巡檢使之兵又不足則資之守臣兼兵馬

鈐轄者故兵威強盛鼠偷草竊尋卽除蕩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若臂運指如尾應中靡不相資也凡統馭施設制度號令人不敢慢者功過必行明賞罰而已明於賞罰則上下奮勵知所聳動而姦宄不少踰繩墨之外事則必立功則必就也怒征蜀大將之貪暴也曹彬獨無所汚自客省使隨軍都監超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以賞之御便殿閱武賞其藝能連營俱令轉資至於荆罕儒戰死責部將不效命斬石進等二十九人雄武兵白晝掠人於市至斬百輩乃止川班殿直訴賞則盡戮其將校而廢其班太祖嘗曰撫養士卒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劒耳然神機所照及物無遺察人心之所欲而人盡死力班太原之師則謂將士曰爾輩吾腹

心爪牙吾寧不得太原豈忍令害爾輩也或訴郭進修第用甯瓦如諸王之制則曰吾於郭進豈減兒女耶祖宗賞罰雖明誠必及物故天下用命兵雖少而至精也逮咸平西北邊境之役兵增至六十萬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一萬故翰林學士孫朱號善論本朝兵者其言古者兵足而已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别爲三四又離爲六七也别而爲三四者禁兵也廂兵也蕃兵也離而爲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戰者也給漕輓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繕河防者兵也供寢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之制未有煩於今日者也蓋嘗率計天下之戶口千有餘萬自皇祐一歲之入一倍二千六百餘萬而

耗於兵者常什八而留州以供軍者又數百萬也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慮十戶而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矣其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大蹙也以積習刓弊又數十年教習不精士氣不振揀兵則點數而已宣借則重疊妄濫逃亡已久而衣糧自如疲癃無堪而虛名具數元豐中神宗謂宰相吳充曰祖宗以來制軍有意凡領在京殿前馬步軍司所統諸指揮置都指揮使都虞候分領之凡軍中之事止責分領節制之人則軍衆自齊責之既嚴遇之亦優故軍校轉員有由行伍不久已轉至團練使者諸路則軍校不過各領一營耳本朝太平百餘年由祖宗法度具在豈可輕改蓋祖宗相承其愛民之實若出一心謂民之

作兵者多與兵之仰民者不少而民不可重困也故張齊賢欲聚盆民兵呂蒙正曰兵非取於民不可而眞宗以深念擾動近入遂止河東北旣置義勇軍韓琦急於備邊猶欲刺陝西民爲義勇諫官司馬光抗章數十萬言論其不可熙寧中命天下教閱保甲盛於元豐本周官寓兵於農之意旋亦廢置蓋兵雖可練而重擾也恭惟祖宗以聖神文武斡運六合鞭笞四夷悉本於兵其精神心術之微蓋不在迹然則效法祖宗重規疊矩之成在本聖心而其迹顧豈能書今日之淺拙雖欲抽繹傳載有所不能知也

歷代兵制卷八終

籀史

籀史一卷宋翟耆年撰耆年字伯壽參政汝文之子别號黄鶴山人是書首載宣和博古圖有紹興十有二年二月帝命臣耆年云云葢南宋初所作本上下二卷歲久散佚惟嘉興曹溶家尚有鈔本然已僅存上卷今藏寿家所著録皆自曹本傳寫者也王士禎嘗載其目於居易録欲以訪求其下卷卒未之獲知無完本久矣其以籀名史特因所載多金石款識篆隸之體爲多實非專述籀文所録各種之後皆附論說括其梗概於岐陽石鼓不深信爲史籀之作與唐代所傳特異亦各存所見然未至如金馬定國堅執爲宇文周所作也所録不

及薛尚功鍾鼎彝器欵識備載篆文而所述源委則較
薛爲詳二書相輔而行固未可以偏廢其中所云趙明
誠古器物銘碑十五卷稱商器三卷周器十卷秦漢器
二卷河間劉跂序洛陽王壽卿篆据其所說則十五卷
皆古器物銘而無石刻當於金石錄之外别爲一書而
士禎以爲卽金石錄者其說殊誤豈士禎偶未檢金石
錄歟

籀史目錄

卷上

皇祐三館古器圖

胡俛古器圖

李伯時攷古圖五卷

李伯時周鑒圖一卷

呂與叔攷古圖二十卷

劉原父先秦古器圖碑一卷

周秦古器銘碑一卷

朱氏史章訓古一卷

趙明誠古器物銘碑十五卷

晏氏鼎彝譜一卷

卷下

安州古器圖一卷
趙九成著呂氏攷古圖釋
石公弼維揚燕衎堂古器銘一卷
黃氏古器窾字一卷
廣川董氏古文集類十卷
趙氏獲古庵記一卷
洛陽安氏牧敦圖一卷
越州刻漏銘一卷
梓州雔彝記一卷
青州古器古玉圖一卷
嚴真觀古器圖一卷

蔡氏古器款識三卷

榮氏攷古錄十五卷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

翟氏三代鐘鼎款識三卷

籀史卷上　四庫全書原本

宋翟耆年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徽宗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帝文武生知聖神天縱酷好三代鐘鼎書集羣臣家所蓄舊器萃之天府選通籀學之士策名禮局追跡古文親御翰墨討論訓釋以成此書後世之士識尊彝犧象之制瑚璉尊罍之美發明禮器之所以爲用與六經相表裡以敷遺後學可謂丕顯文王之謨也

維紹興十有二年二月帝命臣耆年紀實十有二帝曰若昔保氏以六書詔國子其後官弗修方罔知習於古訓今汝追跡古文博極篆籀俾栒鼎𠑊銘弗斁是賴肆余命汝

仿商戈之書著茲重器錫汝先帝博古訓彔圭暨筆墨若
茶藥物惟旅 臣 惟不類不足以膺受帝祉敢拜稽首對揚
天子丕顯休命用祈眉壽獲畀子孫寶傳于永世

徽宗皇帝祀圜丘方澤太廟明堂禮器款識三卷
政和癸巳帝獲周罍于鎬京秋獲商卣獲兕敦于長安又獲
黃目尊于浚都

郊特牲所謂黃目鬱器之上尊者黃目周人所造故以薦
鬱爲六尊之冠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
涗酌凡酒修酌灌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獻之正也
鬱者煮鬱金以和鬯酒取其芳香以獻神故謂之鬱鬯禮
記所謂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是也不以鬱合則直謂之

鬯古者天子用圭瓚以薦鬯諸侯用璋瓚以薦薰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鬯者以黑黍爲酒釀以鬯草故曰鬯又曰秬鬯者取一稃二米和氣所生爲酒以其芬芳條暢故曰鬯三代之祭各用其當代之尊彝爲灌明堂位所謂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音稼）周以黃目是也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其樂也兼用四代之服器故魯鬱尊亦用黃目然魯於賓祭惟得用周禘祭之樂備八佾之舞不得用祫祭之樂周之祫也兼用六代之樂聲帝嚳英韶（一作韶）之器舞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其禘也止用四代之樂至韶箾而止故春秋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宗

周之時不以黃目爲鬱尊者獨杞宋之君蓋王者之興必存二代之後以備三恪所以示尊賢而不臣也使不失舊物以自用其先世之禮樂行其先世之正朔以郊天以祭其始祖受命之王各用其牲樂服其衮冕行其九獻之禮以祭宗廟九獻之禮王后祼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酌尸各一共八獻諸臣酳尸一是爲九獻九獻之外又有衆賓加獻雖夫人助祭於王亦服本國之盛服其祭也杞則先迎牲承血薦於室以降神然後酌鳥彝之鬱灌鬯以獻尸祭用昏牲用黑尊用山罍舞大夏宋則先奏樂三闋以降神酌斝彝之鬱灌鬯以獻尸然後迎牲祭用日中牲尚白尊用著尊舞大濩獻尸之爵杞用醆宋用斝周用爵魯用二代

禮而獻尸以爵者避天子也祭有朝踐有朝獻享禮祼畢以籩豆薦血牲於尸謂之朝踐既薦王以瑤爵酌之字從酉從勺少飲(羊晉切)也然後饋熟食謂之朝獻朝踐象朝事其親所進饋食象食時所進朝踐之豆籩當饗饋食之豆籩當食禮莫重於饗食次之燕又次之大祭則兼用先代之樂時祭則止自用先世之樂而已豈特使自用於其國雖朝見于天子亦以所尚之色以自殊所服之服以自著如高陽之後朝爵薦王而色尚緇殷士助祭于周而服黼冔豈特許其自殊自異而已武王之封微子也賜之冊命至戒之使修其禮物統承先王謹由舊典弘乃烈祖是也後復幽燕獲耶律德光所盜上古寶玉尊彤與黄目尊等

瑩然無少玷缺在廷莫知所用帝獨識其爲灌尊寶周人之
重寶詔禮官圜丘祭天之器仿古盡用吉玉然後知古人之
祀不特止于玉几玉爵玉豆也
明堂位夏后氏以琖夏之四璉商之八瑚皆玉也周禮典
瑞至以琮璧六器爲贈玉斂尸蓋三代無所不用玉以玉
者至陽之精溫潤旁達所以致潔以交神明則其爲器以
祀也宜矣叔世狹陋儀不及物士夫鄙野識同流俗不知
聖人事天至嚴貴玉盡美之義苟獲寶玉罔知奉天之用
至爲僞竇以賂貴達以干爵位以資玩好故寶自珍不顯
其光甘自畏沒爲盜竊婦玩吁可歎也向非聖主知爲重
器拔于俘獲之餘薦之天地神祇則三代重器無復自伸

矣

明年獲周錞越三月甲子獲寶簋帝承天休憲三代稽古象物昭德于彝器凡祀圜丘祭方澤享太廟及禰宮諸器命我先人典司制作肇新宋器匹休商周銘功以薦神祇祖考罔有弗格於是一洗漢唐諸儒臆說之陋萬世而下始識三代尊彝之制使六經所載不爲空言共惟徽宗皇帝聖明述作之盛一時文物比隆三代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徽宗皇帝政和四年夏祭方澤禮器款識一卷

刻曰政和甲午五月庚午十有二日丙戌帝以夏日之至祇事于方澤作牛鼎用享萬世有休簠簋之識曰政和甲午帝以五月庚午十有二日丙戌肇祭于方澤制器尙象作簋以

格明祇萬世永賴犧象鼎彝尊罍壺豆凡二十有八欵器則
惟旅

比干墓銅槃記

開元四年游子武于偃師卜築掘地獲比干墓銅槃一廣四尺六寸有蝌蚪字十有六每字長八寸許文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銘茲焉是寶唐人摹字刊石載所得之因云地左右前後岡道與泉並存唯林夷矣楊隱甫竊名以識其末書學虞監字極勁媚殊可喜也

周穆王東巡題名一卷

右周穆王東巡題字云周受命一百四九缺字余因東巡稅于茲石唐協律郎孟翔記云賈人于海州得之以爲礩石監察

御史王濟游金陵見之取置龍興寺後刺史房孺移入州治余于晏溥慧開家得其摹本石今不知所在周自武王十一年十一月戊午革商受命在位七年成王在位四十七年康王在位二十六年昭王在位五十一年武成康昭四世共一百三十一年今云一百四十九者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東巡時卽政盇十八年矣

周宣王吉日碑一卷

右周宣王吉日癸巳碑眞三代奇古之書行筆簡易嚴正筆已盡而意有餘無側裂作爲之狀大率三代籀畫有自然簡遠之意叔世作篆務奇而貴巧志于奇巧則流于礦澀矣漢晉草隸猶尙簡遠況籀畫哉

石鼓碑一卷

右石鼓碑唐張彥遠法書錄載處士張懷瓘書斷敘籀文周大史史籀作其跡有石鼓文存焉又古跡記云史籀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據也

懷瓘本名懷素開元二十二年勅改名懷瓘

徐浩肅宗時由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兼尚書右丞四方詔令多出浩手遣辭贍敏而書尤精帝喜之寵絕一時世評其書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云進國子祭酒爲李輔國譖貶廬州長史代宗復以中書舍人召遷工部侍郎出爲嶺南節度使復召拜吏部侍郎與薛邕分典選浩有妾弟冒優託邕擬長安尉御史大夫李栖筠劾之帝怒黜浩

明州別駕德宗立召授彭王傳進會稽郡公卒年八十贈

太子少師

韋左司應物歌云周宣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煒煌煌石如

鼓形數止十風雨缺剥苔蘚澀飛㗜透蛇相糺錯乃是宣王

之臣史籀作

應物天寶時扈從游幸疑嘗爲三衛郎蔡質漢宮典儀載

三署郎朝賀見天子不持板執袖拜酬鄭戶曹驪山感懷

云我念棄襦歲扈從當太平小臣職前驅馳道出灞亭燕

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烟上赤墀花開漢

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猶在仙駕飄颻

不可期此日相逢思舊日一杯成喜又成悲又逢楊開府

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宫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惸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永泰中任洛陽丞京兆府功曹建中二年除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刺史後刺江州返赴闕除左司郎中貞元初歴蘇州刺史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又云開元以後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曾張長史獨孤常

州崔比部梁補闕韋蘇州白樂天答劉禹錫詩云敢有文
章替左司而官稱止爾豈非遂止于蘇耶應物周逍遥公
瓊之後左僕射扶陽公待價生司門郎中令儀令儀生鑾
鑾生應物應物生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慶復
韓退之又從而作歌云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
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辭嚴義密讀難曉如此
至寶存豈多豈亦以浩爲證乎
愈八世祖茂仕後魏以武功顯爲尚書令號定安桓王次
子金部尚書均均生雅州刺史晙晙生曹州司馬仁泰仁
泰生桂州長史叡善化行于江漢之間叡四子仲卿少卿
雲卿紳卿愈仲卿幼子也仲卿贈尚書左僕射大歷戊申

歲生三歲而孤七歲知讀書十三能文貞元初始至京師舉進士八年登第年二十五矣又中博學宏辭科累仕至憲宗元和十一年遷中書舍人宰相惡之改爲太子右庶子十二年秋裴度討蔡賊吳元濟奏愈爲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遷刑部侍郎帝迎佛骨于鳳翔愈疏諫貶潮州穆宗卽位以國子祭酒召還朝遷兵部侍郎長慶元年成德軍亂詔愈宣撫還爲吏部侍郎初元稹爲宰相欲引牛僧孺輔政懼中書舍人李紳沮解乃以紳爲御史中丞顧其氣剛卞易疵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更持臺府故事論詰紛然繇是皆罷之以紳爲江西觀察使遷愈兵部數日復爲吏

部四年十二月二日卒于位

歐陽公云言與雅頌同字古而有法非史籀不能作言固同矣但篆畫行筆當行于所當行止于所當止今位置窘澀促長引短務欲取稱如柳帛君庶字是也意已盡而筆向行如以可字是也十鼓略相類姑舉一隅識者當自神悟以器欵惟字參鼓刻惟何惟鯉之惟則曉然可見矣蓋字畫無三代醇古之氣吾是以云前輩尙疑繫辭非夫子所作僕于此書直謂非史籀跡也

先聖篆延陵季子墓碑一卷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又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揚雄曰書心畫也言心聲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

矣夫子之書天縱之聖忠恕之道著於筆畫之間後之君子雖不得親見夫子聞其音聲緒言窺先聖之遺跡得以心悟默識篤事親守身之大本務道德仁義以脩身則此書與六經同爲垂世立敎之文豈特金鉤玉畫爲三代奇古之書以貴于世哉東坡居士曰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以讓國聞于諸侯當已冠矣其觀樂于魯知列國之廢興于百年之前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謂季子不前知可乎時季子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尚能千里將兵何壽而康也子胥之死季子終無一言于夫差知吳之必亡言之無益也季子蓋委脫而去能終不亡者且謂師師救陳不戰而去以爲敵國名則少專矣翟耆年曰左傳魯哀公十年楚子期伐陳吳

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姑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之賢其仁之著莫大于是不使無辜之民横死欲使一國之君務德以乂民非仁之大孰能至此而曰少專過矣夫子所謂嗚呼者葢歎季子之賢而深與之辭如曰季子來歸喜之辭耳碑唐張從申識曰夫子篆季札之墓凡十字歷代綿遠其文殘缺開元中玄宗勅殷仲容摹搨其本大歷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于石建中元年八月仲秋合盧國始建堂遷樹

徐鉉古鉦銘碑一卷

敘云建陽有越王餘城城臨建谿村人于谿中獲一器狀如鐘長八寸徑六寸柄一尺柄端有雙角相向第重十斤銘四

十八字獻之剌史王延政有摹其字以示余者唯連鉦二字可識上有眞字界印云江南書開寶九年五月敕送史館卷末有史館印識石刻之首題曰[illegible]耇篆

鉉字鼎臣江南人從李煜歸朝爲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雍熙三年春詔同著作佐郎直史館句中正取許慎說文詳篆籀之跡垂憲久遠鉉言振發人文興崇古道考遺編于曾壁緝蠹簡于羽陵非文字之義今奉明詔俾專是正蓋篆書堙替爲日已久錯亂訛謬不可盡究今務援古以証今不敢狥今而違古書上宣付史館命國子監模板以授學者鉉篆跡殊絕晚年作[illegible]（音呼龜切物不正也）匾篆每筆墨跡當畫中非用筆極正不能爾弟鍇字楚金博學嚴正

與鉉同有大名于江左鍇著質論十卷後主題其首美之
後主文集復命鍇爲序君臣上下互相賁飾儒者榮之鉉
命鍇取許慎書并已所補訓次以聲韻作解字韻譜十卷
太平興國中李煜薨詔侍臣撰煜神道碑有與鉉爭名欲
中傷之者奏曰知吳王事莫如徐鉉爲詳遂詔鉉撰鉉請
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
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鉉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
而已其警句云東鄰搆禍南箕煽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
火無里婦之詞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又有偃王
仁義之比太宗覽之稱嘆不已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
詞尤加嘆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三篇今傳

者二首其一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其二曰士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鉉被詔撰江南錄故有信書之句東鄰謂錢俶也掌武太原公言先太師薨弔者朱紫盈門唯鉉獨攜蔴袍角帶于客次易服而入鉉盛寒入朝未嘗衣毛衫或詰之曰豈有儒者于闕下戎服與掌武太原公王文正公旦也旦真宗朝為太尉既致仕人呼為掌武蓋唐人謂太尉為掌武云

皇祐三館古器圖

皇祐三年詔出祕閣及太常所藏三代鐘鼎器付修太樂所

叅較齊量又詔罍器欵以賜宰執丞相平陽公命承奉郎知國子監書學楊元明南仲釋其文楊敘云漢孝武世去周秦才百餘年曾壁古文已無知者美陽得鼎時謂宜薦宗廟獨張敞識其刻書知爲周所賜大臣者今距漢且千年其傳者已譌謬不可考不傳者固宜不能通也今一以隸寫之以俟博古者所圖太公匜伯敦父盉秦盄和鍾宰辟父敦仲信父圜甗伯勳父方甗各一鍾四皆銘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鍾蓋成王作以祀文王器也但既曰皇祖而又曰文考所未曉也首載邢州所上瑞鼎制作無法兩旁獸面啣環三足作異獸負立恠而不典不知何從得而名三代器也

胡倪古器圖

皇祐初仁宗皇帝召宰執觀書太清樓因閱郡國所上三代舊器命模欵以賜近臣有翰林待詔李唐卿者以隸字釋之十得二三翰林學士王原叔又釋始通入九熙寧戊申歲司封員外郎知和州胡俛公謹取所賜器欵五銘鑱石傳世但俛以辟宮敦爲鼎以太公簠爲斗以仲信父旅甗爲煮甗徒刻其文而不載原叔所釋之字爲未盡善原叔名洙睢陽人狀元參知政事王光臣之叔終南京留臺嘗被旨篆五經刻石於國學云

李伯時考古圖五卷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著考古圖每卷每器各爲圖敘其釋制作鑄文欵字義訓及所用復總爲前序後贊天下傳之

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學實始於伯時伯時謂聖人制器尙象載道垂戒寓不傳之妙於器用之間以遺後人使宏識之士卽器以求象卽象以求意心悟目擊命物之旨曉禮樂法而不說之祕朝夕鑒觀罔有逸德此唐虞畫衣冠以爲紀而能使民不犯於有司豈徒眩美貧玩爲悅目之具哉謂彝器欵識眞科斗古文實籀學之本原字義之宗祖商周之時器有常工日以鼓鑄爲事字有妙義時方書畫未分羊足字畫形以著名壺卣字象形以製字庚則彝然象物秋而垂實癸則包佶象草萌而未達明爵所以承尊彝謂觚爲用同主芴發明聖人奧義微旨於數千百載之後非寡見謏音小見禮聞之所識知其博學精鑒用意至到聞一器捐千金不少

蘄既得則剞磨採考稽證詩書百氏審諦若符契乃已哲宗
皇帝治聖五年春得玉璽下禮部集諸儒參定公麟時爲御
史掾獻言秦璽用藍田玉色正青書以龍蚓鳥魚爲文著帝
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自漢琱法中
絕此璽眞秦李斯所作可考不疑朝廷是公議詔以五月朔
御前殿用全仗受焉宰臣百官奉表稱賀肆赦改元以紀國
瑞實自伯時發之父虛一喜藏法書名畫伯時少好之遂悟
古人用筆畫特精絕氣韻高遠意造天成顧陸張吳殆不能
過晩作洗玉池東坡居士銘之又刻所得拱實琥瑞等自作
鐘鼎篆欵於池云元祐惟五年庚午正月初吉舒李伯時公
麟父日友善陳散侯惠我泗濱樂石■敬懷義德不敢辭乃

用琱古寶十有六玉環四周受泉其中命曰洗玉池永嘉明德恭祈壽康子子孫孫無疆惟休其寶用之無已自號龍眠居士云

李伯時周鑒圖一卷

伯時元祐辛未歲作首圖琱戈銘云又六字鈿金爲文不可識禹以九牧之金鑄鼎垂運巧思以鐫鏤之庚肩吾所謂蛟脚傍低鵠首仰立者正此書也次載商器欵十四多者三十八字少者一兩言跋云余昔窺古不至石鼓茲因彝器頗跡夏商幸見■者當復博見遠流故刻之秦邸若置尊中衢宜酌取也

呂與叔攷古圖二十卷

呂大臨字與叔丞相大防之弟監鳳翔府司竹監東西省從官列薦其行義修飾文辭爾雅除太學博士著攷古圖三十卷大臨博學無所不通尤深于春秋二禮著裕陵山陵記三卷時服其該贍其辯證字學用意深遠謂宣榭曰射字如執弓矢以射之像因名其堂曰射後世加木非也堂無室便于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射宣王之廟制如射故謂之宣射于歷書考證詳而合經與叔敘散季肇敦文云四年八月初吉丁亥以太初歷推之文王受命歲在庚午九年而終歲在已卯故書曰惟九年大統未集武王以明年改元十三年壬午伐紂實武王即位之四年今敦文曰惟王四年王盖武王也是年一月辛卯書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死魄者二日

也是歲二月後有閏自一月至八月小盡者四八月丁亥朔
與書一月壬辰厯合武王時散氏有散宜生季疑其字而獲
于乾之永壽永壽在豳岐之間葢周地也辨䢅敦云䢅作皇
祖益公文公武伯皇攷龔伯鼎謂䢅祭四世必大夫也古者
大夫雖三廟而祭必及高祖故大傳云大夫士于祫及其高
祖武伯龔伯葢祖考之爲大夫者益公文公高曾之爲諸侯
者大夫而祖諸侯末世之僭禮也伯庶父制器祭其王始識
其不合于禮雁侯作姬邍𩁹音母敦謂莫曉其義嚴于禮明于
分如此之謹戠敦云正月乙子商彝云丁子與叔謂曰辰剛
柔不相配疑乙子卽甲子丁子卽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
未甚區别不然殆不可攷予謂戠敦正月乙子者正月上子

也正月上子日未立春尚用十二月乙丑節故云乙子丁子豈亦未立春用季冬之丁丑冠正月之子日耶古人嚴時而謹始春秋之書年正次王王次春三代之器必皆紀日者亦是意歟其論爵謂士喪禮虞祭主人洗廢爵廢爵則無足主婦洗足爵足爵則無文足爵圖中所載言文爵是也繶爵則腹有飾矣猶未爲純吉之爵圖中所載單爵篆帶爵是也蠋尾足腹之間偏飾篆刻則爲吉爵圖中所載父丁爵主人舉爵巳舉爵之類是也其討論深遠博而合經非寡聞淺學所能窺識釋郊敦述天子册命之禮尤詳可以想像當時禮儀之大綱于牧敦論五冕之制以虎冕即毳冕如荀卿以山冕爲龍袞舉一物以名其服尤爲瞻洽于按周禮灌皆用彝獻

皆用尊酢皆用罍六彝有舟舟以戒其覆六尊有罍罍以警其淫六彝雞鳥斝黃虎蜼（蜼本音蛇虺之虺見周禮今音罍非也）六尊獻象壺著太山彝必有舟罍必副尊二十四相須爲用蓋祼用彝彝言法獻用尊尊言遵酢用罍罍取警也聶氏禮圖所載六彝亦各別有舟如此則舟爲別器以承彝明矣諸彝無舟全者惟牧敦兕敦師毀敦三器有舟蓋彝之有舟如爵之有坫古人重器未有無稽者三代以彝爲上尊又以灌鬯以尊事神必不直置于席而已則所謂舟蓋彝之座也周禮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每祭所用之彝皆言有舟六尊有罍罍爲別器則六彝有舟舟豈直

為彝之足哉予按鄭司農云舟彝下臺若今承盤則牧敦之臺負舟也予非敢鑿空爲臆說以欺世蓋攷之于洛陽安氏所藏牧敦及傅古兕敦師毀敦而證之于周禮云仲丁壺竅云用祀用享與叔謂坊記曰敬則用祭器故祀享兼用予謂左氏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況器乎哉惟釋朝享尊竅云後中鑮後中者尊在後列而在中爲臆鑿云與叔謂卬中饋𥂴𥂴盤字音頭酉足而加于皿必周末時器蓋字非法度中來予按字書盦于含切與𥂴同古書不必同文又今與音聲不遠而𥂴盦等爲饋食之器與叔之卒也東坡居士作相挽之詩哭之曰言中謀猷行中經關西人物數清英欲過叔度留終日未識魯山空此生議論凋零三益友功名分付二難兄老

來尙有憂時歎此沸無從何處傾先公頃寓霅川葉少藴左
丞於湖之卞山建讀書堂山川秀偉自然怪石嵌空硐礧如
巖谷間茂林修竹眞神仙居也葉一日至城中謁先公同飯
飯已卒余掉舟過其居案間偶置與叔考古圖葉指秦盄和
鐘謂余此款讀者殆不能句余爲少藴讀之少藴掩卷歎曰
公眞通古者使伯時與叔在當屈服矣余欲載釋盄和鐘一
時張本故併及之然過實之語不敢當也盄和鐘款有二字
合爲一字者如小子乃夏四方多宜字是也銘有六字作十
二字讀者如哲邦其音銑雝是也七字當作八字讀者孔皇
以邵䨝孝享是也邵又當讀爲昭六字當作八字讀者如以
受純魯多釐是也葢銘皆四字爲句以器少不能容款故特

爲此奇譎合并之文使後之讀者以意求之今具訓于後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墜在上嚴龔寅天命保撫乃秦虩許郤切懼也易曰震來虩虩事蠻夏曰子雖小子穆穆師秉明德睿敷明型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協和萬民虩音呼夙夕剌剌桓桓音發萬生是敕咸畜百辟大祖諱士趝趝文武銀音古迴切明也靜不庭乃夏蠻百邦于秦執事作盄諸姚切和鐘乃名曰哲邦其音銑銑銑銑雝雝孔皇以卲昭格孝享以受純魯純魯多釐眉壽無疆畯疐在位高弘有慶敷祐四方永保多宜虎呼交反又古伯反桓禹煩反趝玉篇作𧺆疑盍合通用烏合反跛也又胡甲反

劉原父先秦古器圖碑一卷

諱敞吉州人字原文自敘其略云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

精巧有竅識皆科斗書爲古學者莫能盡通以他書參之十得五六就其可知者較其世或出周文武時于今蓋二千有餘歲矣嗟乎三代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紀聖賢所立有可長太息者獨器也乎哉敞判考功仁宗賜宰相夏竦謚曰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行邪而陛下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疏三上仁宗爲更謚曰文莊張貴妃追號溫成皇后有請立忌者敞言太祖以來后廟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愛而越禮乎奉使契丹順州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不知名以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狀虜人服其博

翟耆年曰司馬相如子虛賦載楚王駕馴駮之駟乘雕玉

之興張揖曰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乃此也敞自六經諸子百氏下傳記小說無不通貫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將下直立馬九制即就初原父得上雒鼎以遺顧公顧公云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父不能對也予按商巳酉尊云十九月兄癸卣云十九月南宮鼎云十有三月周牧敦云惟王十年十有四月既生霸上雝鼎云十有四月古者嗣君繼世踰年行即位之禮然後改元今曰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者疑嗣王繼世雖踰年未及改元但以月數也惟文姬鼎云十一月又三者莫可曉一而又三豈亦十四月乎敞與弟攽字貢父子奉世字仲馮著漢書刊誤多所糾正原父又著春秋傳權衡說例意林合四十

一卷又作詩書三禮論語公羊解名曰七經小傳其論毛詩
變風變雅謂諸國言正義善事合于道者皆正風也譏刺怨
諷者皆變風也謂小雅自有正雅大雅自有變雅極有理辨
尚書正九共九篇爲九丘九篇共當作丘古文丘字作北北
與共相近誤傳北爲共九北九篇言九州之書凡九篇楚左
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葢此也禹貢載九州
之地形乃治水之書所言者形質也九丘之書者殊土異俗
各因其性而教擾之所言者情性也用禮太宰九兩繫邦國
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師之得民與人君等四曰儒以道得
民儒之得民與人君等八曰友邦以任得民友之得民與師
儒等以賢以道以任使各承五教以正民性導之督禮以事

其士使君得民之心而成王事也解立其監爲建冡嗣以監國非粹于經者其能此乎凡樂九變八變以一終爲一變加田無征引國語官宰食征不合于國古者家臣之征入于家陪臣之征入于國諸侯之征入于王大夫之田爲圭田自受而不征所以厚賢也今採其尤者著之以見倣自得之學如此

周秦古器銘碑一卷

釋云咸平三年五月同州民湯善德于河濵獲方甗一上有十二字九月好時令黃傳鄠獲方甗一銘二十一字詔闕以獻詔示直昭文館句中正祕閣校理杜鎬中正識其刻書以隸古文訓之少者八字多者七十餘字末云丁巳年癸卯月

乙酉日僧湛淦之挍丁巳則天禧元年乙酉二月初三日也

米氏史章訓古一卷

元章以鐘鼎字篆章聖皇帝御製夫子贊尚書周官篇結布觰野悟三代科斗書法之祕紹興皇帝生悟道眞多能天縱奎畫遒美追跡鐘王行筆雄偉下視唐晉酷好芾書及芾所臨六朝唐人名跡謂遒麗勁逸足以追繼晉賢行筆非唐人所能及命裒芾書爲法帖十卷勒石摹賜近輔聖心留神書學雖穆帝之好逸少書殆不能過臣耆年嘗見芾所題甘露寺多景樓詩戲跋云米南宮書超逸絕塵氣凌宇宙如讀李太白司馬大子詞章使人飄然有凌雲之意其訓古達昔人會意之旨謂烈士之容懷字衣中容衆有懷之義字相戾大

夫志不雷同也稽從卜口謀於衆之義也秬鬯一卣合爲一析爲四言眉間有毫壽者之徵故眉從彡音毫如眉之垂辨說有理實爲前人所未及也

趙明誠古器物銘碑十五卷

商器三卷周器十卷秦漢器二卷河間劉跂序洛陽王壽卿篆壽卿得二李用筆意字畫端勁未易及明誠字德夫大丞相梃之季子讀書贍博藏書萬卷悉親是證鉛槧未嘗去手酷好書畫遇名跡捐千金不少靳畜三代鼎彝甚富建炎南渡悉爲盜欲所存者九牛之一毛又無子能保其遺餘每爲之歎息也

晏氏鼎彝譜一卷

名溥字慧開丞相元獻公之孫叔厚之子豪傑不羈之士也好古文遂於籀學作晏氏鼎彝譜一卷載所親見三代鼎彝及器窾靖康初官河北金賊犯順散家財募兵扞賊與妻玉牒趙氏戎服率義士力戰而死溥於余爲姻家最相厚善云

籀史上下二卷此卷從竹垞借抄竹垞云傳者止此一卷其下卷遍訪之藏書家終無可得也

宋黃寉山人翟耆年伯壽公巽參政子能清言工篆及八分巾服爲唐裝所著籀史上下卷佚其下卷曹秋岳侍郎倦圃藏書也此書足資博古好事家攷證惜佚下卷不免遺憾耳漁洋山人跋

乾隆四十年余抄得是書後晤武林鮑君以文云家藏毛

斧季書目載此書乃是全本惜其書不知散落何處矣友生王範賢嘗與毛氏有連曾有是書今亦散佚未知是全本否耳珠還劍合何日得遂書此以誌奢望吳翊鳳記時辛丑冬盡

籀史卷上終